



滄溟先生集

卷二十傳卷二十一卷二十二墓誌卷二十三墓誌
墓表神道碑行狀祭文

和6
1.263
6



和 16
1263
卷 6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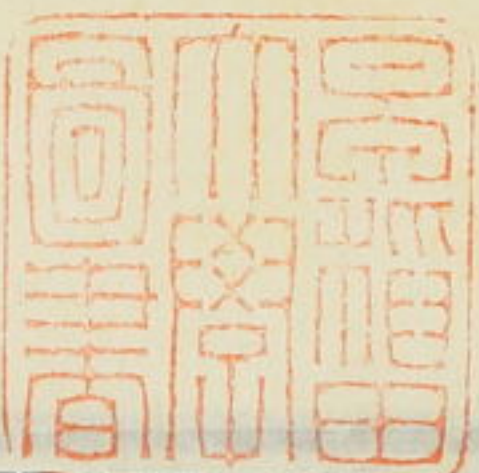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傳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王公忬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導遷江
東至宋左司諫縉徙分水至元夢聲爲崑山學正因
家焉故崑山改太倉夢聲之孫琳生輅

武宗時王倬以進士顯名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卽輅
子也倬生忬舉進士選御史屬

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檢宮僚戒淫戲者三事



世宗納焉又中貴人宋興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之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間復爲御史按湖廣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者一人不及代也時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公謂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百姓者吾請爲百姓治之不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耳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犯古北口公具聞上請屯京城而身往守通州已而虜果大入至通竟不能渡河而西

上謀諸輔通獨完乃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諸軍會虜退衆議欲補京軍公又獨請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得沿邊數萬壯士及請築京城外郭設薊遼總督置通涿昌密爲四鎮奏上各次第覆如指何公棟旣總督遼薊與大將軍仇鸞調諸邊兵數十萬衛京師而公兼治餉鸞挾上愾派餉軍愾上愾公以軍興法公若爲不悟而身歷諸要害爲伏芻粟卽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焉乃上請得三千騎與臣因糧車爲戰守可以無乏軍興頃之歸治餉戶部召還京鸞竟誑而公得無以賄免壬子巡撫山東凡三月巡視浙閩提督軍務亡何改巡視爲巡

海濱集 卷二十一
撫請誅賞便宜行事南會二廣北會江左諸鎮犄角
應援也屬倭賊王直徐學毛勳輩襲我公夜縱狼土
兵括蒼少年以俞大猷湯克寬擊之鹵獲倭生口百
四十三首百五十級焚而溺殺者數百人軍大振以
尹鳳將閩兵徼於表頭北菱諸洋又鹵斬百餘級奪
生口二百餘後先以捷 聞是時賊黨蕭顯率勁倭
四百餘屠吳郡南沙還逼淞江淞江守告急公曰吾
嚮所請犄角者非此乎以別將盧鏜掩擊大破之斬
蕭顯餘衆潰入浙中大猷諸將徼殺無孑遺是役也
越境而殲虜且陸勝賊矣因行部凡二十餘縣計倭

所由道次第畢城之獨慈溪謝不可公去一歲而慈
溪破始就城相誚不蚤聽王公言公在浙閩可二歲
凡一十餘捷功次三千餘所得沿海大猾爲倭內主
者繫之覆其家數十人賊自是無與鄉導往往食盡
遁矣甲寅移廵撫大同先是虜入大同沒大將覆其
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諭相嵩中外臣誰真忠者嵩惶恐不知所對
上曰吾嚮所自拔者王忬耳遂

手勅吏部朕念大同須得人其以忬往故事唯置相

用

手勅蓋異數也比至鎮上書具言歲侵乏軍興狀請
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活者萬計會虜復入寇與
總督許公某合兵徼破之捕首虜百餘鹵馬牛羊稱
是捷 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
總督楊公博入爲兵部尚書議置代

上度次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旣代而
虜酋把都兒黃台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
峯冷口諸隘公悉發兵拒走之條上八事報可乃分
遣諸大將趙卿輩以馬步兵十餘萬守諸隘游兵佐
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

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
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衝峪已又攻大石
溝公各發兵拒走之捷 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如故奏減諸路防秋騎兵馬六千餘匹曰守利
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虜先後
寇遼陽所發兵敗之首虜數百又招掠夷漢一千五
百戶丙辰 上欲用爲兵部尚書輒不果時大舉討倭發兵五千
人以禪帥尹秉衡往有功九月打來孫等又犯喜峯
一片石諸處公督兵拒走之明年虜闌入灤河頗有

所殺掠復督兵力戰走之。詔切責奪一官爲右侍郎兼僉都御史餘如故會兵部員外郎繼盛疏嵩父子爲所陷抵罪公寬之公子世貞又爲護繼盛喪嵩父子益銜之矣明年把都兒辛愛打來孫俺眼他皮各以十餘萬欲分犯馬蘭義院諸口謀有備不敢發詔復所奪官明年戊午虜犯遼左我師一歲凡三捷九月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鱗場以精騎七千犯界領箭捍領以大將歐陽安馬芳等拒走之數萬騎入黑谷領以標中軍張倫等破走之而練兵之議起矣是時兵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二

七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爲名美而戍卒多選募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將計不敢任而調發如故公乃爲疏具列十三事請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犯遼陽以楊照大破之獲首虜八百有奇鹵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首虜至二百卽以捷聞至四百以大捷聞今至八百以嵩故顧無有爲上言之者故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十之五至是以練兵故復汰其二而虜辛愛數萬騎挾朶顏酋影克哈孩爲嚮導謀入寇我我所遣諜多被殺公乃請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輕騎繞出賊前凡三

日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事聞

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謬第錄諸將歐陽安輩下獄而御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草都御史鄆懋卿言公病悸不任事負

上恩當罷狀遂逮制獄論殺公隆慶改元世貞守

闕下白父寃狀以 詔復原職公好稱說經術而長於吏事凡三爲巡按一經畧一提督三巡撫一總督所推轂賢士大夫徧天下也

贊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虜犯 京師中外洶洶公先策必至以 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渡

河嚴邑翼翼輔以無恐

肅皇帝張皇備胡左顧右眄念無可與所立一總督一大將軍而公以督餉參問並見倚重尋視閩浙旋移大同虜過已則奉而南倭過已則奉而北非不欲任久之以聽厥成而

天子厲精方稱緩急圖輒効喜自拔士號爲大同得人異數寵之以逼帷幄之臣度次薊遼而公拒走大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奈何不免嵩父子文致之也自練兵之議起而間以生奈何比年治師不中調發自期三歲也所疏十三事具是矣

天子方喜自拔士號得人度次以薊遼乃有上言不任事負國恩當罷則誰爲之者激極而反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余觀世貞上疏追訟父前功曰虜犯遼左臣父忬以總督督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策定城池功施邊境嵩父子曠削臣父功狀並薄照賞而壅

先帝拊髀之明成化間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遼陽爲肘掖之寇於我爲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於虜爲犄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

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悛慮敗則潛師出塞劫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錄令當先帝之世無以春秋耀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不知遼左之役見以爲狎戰而嵩得持之威寧以汪直與俱出塞氣奮人主同功一體者乎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

王中丞廷小傳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宦者奉糈米相持也既聲聞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宦者奉尋罷亡何疏尚書鉉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旨謫

亳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卽所欲令爲之不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爲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爲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相巨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上意從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

天子之祝官歲時聞則也一讀香平律則不歸味自上覲復收我者爲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卽又來守吳郡則吳人欲之矣郡別駕某所治遺租者獄纔一牘爾坐在戍籍當遣者六十人捕夫得者又三百人公趨謂御史君曰異哉如以檄大司

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戍者一人主送至戍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千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寢之矣徐某者旣以其貲爲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途御史君又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遣中公廉知其爲署某陰事者某也曰兄不義而穢於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日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緡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往求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

寇免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市之遂爲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疆禦哉

霍長公傳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旣少孤而母太淑人李年二十餘歲以故失不爲儒太淑人常恨之公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卽使不肖孤列鼎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太淑人存也且爲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猶日呻佔如病嫗之就蓐使其父母匏瓜畜之而進退維谷坐自朽腐是爲從

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產所致太淑人甘毳之餘亡何施予徧族黨矣無何橋梁之役徧四境矣而產猶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甘毳則推及施予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煦濡與羣處然耻夸毘雖狎必以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卽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人以此益附公公旣貴有輿馬且年七十餘不以乘也每出入安步里閭中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億庶幾與里閭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儻哉有司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輒謝不往曰吾始不圖得從父母

之邦見唐虞養老以燕饗甚盛典也一之爲冒而復
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公是時已封御
史進中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儻云
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不輟麤糲之食
曰吾與君子同事李太淑人糟糠不饜若將終身雖
今暴貴七十餘矣何能異爲婦時也豈以吾兒爲不
能事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豈之推之後邪晉
之多賢由來遠矣子夏旣居西河之上序詩教授所
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霍長公家食不輟粗糲
安步里閭不以輿馬非故讓也方其布衣時晨出夜
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俟
駕而後行式閭而後過苦矣品列而後御味備而後
舉厭矣不然則一以抑損豈謂坦率乎西河之俗蓋
猶有蟋蟀伐檀之風焉其論爲儒非獨疾夫不成也
之推之母固曰身旣隱矣焉用文之然以有激將來
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効於世不得籍口耳公之
意蓋因以爲訓也旣已三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
出處大義迨斯可見雖曰未學謂之學矣其斯以謂
質行君子哉得其子而益顯也

長興徐公敬之傳

公名東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厚遇久之授弟子室里中非其好也則曰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卽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令千里誦義爾終安能嘔嘔爲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呻其佔畢從羣兒取糈自食乎會邑富人許公女年二十不嫁欲求賢夫如公者公是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家女家素長者里中少年多侮之卽妻公又皆來侮以嘗公公問許公豈負是屬而欲報之然此易高耳今我在也而彼皆籍吾家令我不維是子壻行皆魚

肉之矣亡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皆謂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少年家顧且因許翁奉百金願交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牛酒更召外家宗人及里中父老日高會數問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共具日里中少年豈不多豪然無奈此牛酒共具我何公旣已脫遼陽大賈某氏之阨而某氏日操百金將進公及見公侍酒至暮口不忍獻百金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衆辱人公一日從旁數之曰朱君太橫哉朱乃瞋目視公曰客何爲者居邑屋至不見敬於若乎乃大挫公公佯不問一日袖四十

斤鐵椎謂朱曰不聞信陵客椎殺晉鄙事乎朱跪曰
吾始以先生爲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去時
江南大饑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蒯緱之士然歲入
實不足以奉賓客至鬻宅子錢家不令知也公始與
諸兄同居及往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十年之
中公蓋再致千金卽諸兄匍匐來稱貸公又未嘗以
無爲解焉公嘗謂何知積善好行其德者爲享利吾
予人若棄之假人若忘之卽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
不忍爲也公蓋慕吳監門卒之爲人而游於酒哉朋
友相覩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客前奏琴

未嘗不爲鼓一再行而據地歌矣卽長興令召公公
又謝病不能往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
疾苦嘗謂長興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故不多爲陂
誠得潞水高下更相受溉可令畝一鍾何憂曠哉城
南諸田卽患茗水暴至然以隄善潰爾築令廣一二
丈所何慮不障又可樹桑千畝因掘土爲池可養千
石魚鰓雖汙邪且不失芟牧其中獨奈何棄百世之
利不爲乎公旣口畫縣中事縣長吏愈益重公門外
時時以手旄來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今年
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失卽有從季子

中行者與許夫人爲夜灑埽早帳具至旦不倦蓋
中行未遊京師所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余爲
郎署中時中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行卽
所言邑長吏治渠事煩苦不爲也以大人之義與邑
中長老共數百頃曰何不成也家大人謝曰吾聞興
老居閒者終不語今長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
中奪賢長吏權乎其爲長者如此

杜長公傳

杜長公常者鄞人也以文無害試補奉化縣功曹在
家人時嘗稱詩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曰信斯言也予
幸逮事王父母又以勤父母予奚賴焉其爲王父母
供具一視父鎬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所
執王父母喪父鎬無不如己自盡者而不知其所由
辦也長公旣收弟仲於維揚而爲季有室以託姊子
然後嫁從女者三如其女葬不能喪者如其弟仲筐
篚賻賵至無暇日不爲厭焉長公出入邑屋少年輒
自避過而與之言則趨婦姑勃磈不出柵闕亦自曰
將謂杜長公何同曹掾某患疫諸曹掾舉以其妾故
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廢朋友疾病相扶持大義而

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兄弟人孰無急難而坐棄之也每往必有所與俱執火竟夕身傅七劑其妾顧以此無閒處衆始服長公達節云再補蘭谿縣功曹蘭谿令謂奉化令曰大邑多君子今安得有杜掾其人哉奉化令曰其人故奉化功曹也其取重如此先是長公值橐中裝於蘭谿之塗舉以微亡者亡者至謂長公曰橐中裝都料也將輪縣而先門假寐道左屬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金舉者遠矣然此其地也長公曰此其地固在索之豈遠乎卽舉以畀亡者亡者捐十金謝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

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也遽辭而往章公居仁嘗謂長公雖在功曹中質行不可及矣尋授廣西龍江驛丞有以藤自毒殺者其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憲司則移長公長公覆而輒見其寃狀太守惡其反也而答之長公曰憲司豈少廉武吏而移之驛而乃撓於成案重辱命也答之不猶愈於殺人以免乎屬征蠻之役幕府檄從軍疾作而卒於邸後五十年而孫思舉進士遷青州太守方爲良二千石云

贊曰越之俗襍賢者惑焉同曹掾疫長公不憚躬調

護之可與立哉及觀所畀亡者橐中語其調笑疏於叱詈舉五十金若亡者自取之望望然惟恐德我又何可啗以利也有是驛吏不難於不阿郡太守意有是憲臣不難以殺人大獄屬驛吏者今無矣夫今無矣夫

晉陽王次翁傳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省中余時爲郎亡何使君補鄧州余尋出爲鉅鹿郡明年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往來二御史臺若部刺史必直使君與使君相勞也雖已聞次翁爲人翁名

尚智字哲夫陽曲人嘗補郡弟子員不就以費假幹掾省中十餘年除薊之義豐驛焉驛於京師東北諸邊爲孔道次翁乃簿正厨傳筆使諸走約客至當御者往蓋三年所車馬捷於羽檄使者應乎烽火未嘗一日詣對幕府矣再遷北地之北峽關北漢障塞尉譏客出入明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於鄉視笥中俸纔二金笑曰腆矣一抱關吏何功於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爲質焉旁引成事而已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敢復問政曰吾何能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乎翁魁梧美髯長者少

不視產而長翁乃善賈乃翁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已
出語人曰兄子某病吾則終夜不能寐然有過又未
嘗不譙讓之豈爲第五氏哉卽晉陽長老亦言翁傲
儻狀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畦畝里中
緩急翁輒與居間然計畫之耳不必人人嘗施焉以
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願金矣余猶記使君在
嘗使人於諸郡徵當候太嶽祠官者狀時祠官方嘗
幸余所爲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則使君從
鉅鹿之所爲次翁屬在鄧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
太守移蘇州太守祭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

第一云次翁雖不視產卽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
一日越人裘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奇焉延使使君
卒業爲之有室蓋三年以裝去次翁所爲使君亡慮
十數師類如此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爲大郡
視曩俸笥中二金實腆矣廉吏何不可爲哉余惟世
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誠日莫途窮奪然後罷逐然
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爲而棄官則又從而極之曰
是先奪而圖罷先逐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計畫無
復用之而竊輕富貴爲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
以自避以緩人之跡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卽

狡亦徒爲罷去耳身已隱矣安用名高愈避跡愈著夫又遑恤我後乎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失何世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余觀次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

何季公傳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偃王後子孫稍遷歛之傳谿元末有萬億者始易姓何再遷休寧凡五世爲兆義兆義生政

景皇帝時用鹽羨起應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猝獲良馬以免顧橐中裝百金耳乃卽歸而橐中裝是瓦解之術也何以稱少有鬪智卽百金不猶當奇勝邪遂返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政生耀耀生季公公生逮壯而伯若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俱徧游江淮吳楚間所至雍容爲閭里宰相矜以賈咸謂季公有家約也先是公父舉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蓋三年以循吏稱載在邑乘矣二兄之亡也公慨然曰曩吾以愛弟奉二兄江淮吳楚間舉橐中裝託我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蓋終其身無私藏亡何御史君受寧遠令又勸之往曰無念爾祖使我得稱長河循吏子更能得稱寧遠循吏父乎自是寧遠君卒

以卓異聞 召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覘御史君所爲治狀獨持大體矣乃趣還休寧營萬安里而老焉縣大夫舉賓射必迎公公彊爲出竟不再然閭里朞功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爲解也公以季子金孺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自折節伯仲間事如長河丞所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嬖事如姑汪如孺人所也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君上績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歲已孫五人曾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今爲南京某部郎中云于鱗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仕顯

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焉御史貴倨矣輒謝雖賓射不輒出彼竊借寵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以先後父若子以仕顯者有道哉豈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惟孝友于兄弟子孫修業而息之所謂施于有政者也

汪從龍傳

汪從龍歙人也名雲其先汪華者隋末以豪起據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自績溪徙邑之潛川叔敖生若虛於江南經制使若海爲從兄

若虛十二世生道壽道壽生十有八歲而其父士誠卒于客計至輒往傲而輓以行盡傲乃焚櫬襪諸櫝錫相襲也橐而負渡江乃中流有光屬於舟龍輒夾繞舟舟且覆者數矣衆計無所出則徧索舟中諸非常物爲解有髮几澤可以鑿者十具以沈猶是也有丹沙煥如燦火者一斛以沈猶是也而衆愈益恐時道壽偃伏莫敢動卽再索舟中念與櫝俱沈耳尋失光所在汜濟衆弗察其所負者枯骨矣道壽生庚應庚應生政和令賢賢生文曠文曠生從龍從龍家自道壽以來四世同居從龍嘗爲叔文暉行質子錢家

治其婚旣已責遂并舉其母所遺篋中裝授焉械識如故也蓋暉七歲而孤其父以篋中裝二千金屬文曠比授之日已十有八歲暉不知之也再從叔昞議且異產而疑文曠私焉乃索四世所遺者四千金於從龍從龍視其遺實無金而衆愈益譟乃徐發其橐中書數劑以示衆某之產若干所某所之值若干金凡八千五百餘金人人倍其遺也衆復恐從龍却取其倍者輒舉抵於從龍然惡又不能二千金從龍曰先君子業已領家政而產幸人人倍今舉抵以難我不爲先君子受此抵卽公等何以明不私初道壽與

其兄同產而兄輒自鬻於程氏擅不與值吳孺人請則引車而斷孺人鼻終不與值後程氏復以售諸其祖賢今所舉抵故斷鼻之情豈論其不能二千金乎乃受抵而衆遂異產蓋百有五十歲而後備四世之業以報斷鼻之怨成孝子慈孫之志云嘗於京口夜夢僧而旦得鍾百金易之歸而置諸邑時爲郡諸生卽守若令無不長者遇之矣頃之以太學生爲山東布政司理問嘗糴稅泰山供客間太山館人各以其客自占至不敢匿一筭由是不踰月而稅萬金上宮之役並計諸祠時以監者覆視計簿簿構具諸祠凡

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盡削之止計上宮構具署纔數十金而已屬有司行祠事嚴諸工嘖嘖謂分作便也從龍固不許輒構上宮而撤其構構諸祠凡數十所轉相爲用卽諸祠次第舉矣與其分作而觀望孰若合力之致期是役也有程材無滯物有稱事無譎工埏人爲火齊瓦而鑿焉諸家所不習執齊上下漫無可稽從龍一日而得其技則相與謝不敢爲奸雖察察務得情然實無它腸歛俗儉視公費如出諸囊中耳凡四年徙爲益王府審理有五子各以一經爲諸生云李于鱗曰觀從龍自少與其父俱

見苦爲生雖家累萬金知財所從來及起爲吏權稅
太山行諸祠監者重有所棄計其幹裁不下鉅萬誠
有所不能忍者也以是得意耳雖欲學吾術豈告之
哉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張隱君傳畧

隱君張冲者其先鍾離人徙金陵再徙吳門家世服
賈云隱君卽嘗挾焚里中學一先生之言然畧大體
終不欲數數佔畢問弱冠往試視業則息錢恒什倍
喜曰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然我則不暇頃之乃如
京師與燕趙游間公子爲富貴容從諸佳麗人鼓瑟

跼蹙踰鞠六博翩翩未厭也及觀宮闕之盛官儀之
美與所交賢豪間長者之游私且慕之曰所謂隱居
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非深謀廊廟論議
朝廷何以稱焉而胡爲失當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
時蓋暮年屬父元平公病則隱君心動趨歸家抵毘
陵遇盜請橐中裝隱君懸橐覆諸地顧主記記諸故
人所齋問遺其家者某若干并委之無吝色盜以君
雍容俾倪故久立微察君君亦恐有它謂之曰吾旣
已裝單橐舉矣無已迹將在眉睫焉不贖千金由將
不足以免之卽逢蒙視誦要撓臍身質以謝追吏小

禮何所用而斫我爲客則一何暴乎賊乃引去君抵家元平公亦愈所記故人齋問遺者其家往視君被創不敢問也君則自謂橐中亡恙矣然實已請去創起視記償之爲損千金焉乃益治產折節爲儉與用事僮僕同苦樂不翅若自其手指三十年間三致千金嘗曰不時散失無所藏之以故身所嘗施若所已責不可勝數然終不爲德而少年附之輒爭爲用屬有天幸鬪智智勝爭時時會繇是兄滂弟津以儒術起而隱君用俠聞矣居閒田池之樂歲時祭祀進釀飲食被服自適也起塾於家日酒埽治具度可供

十人者使三子侍酒於前庶幾賢豪長者適我哉晚尤好山水往往在虎邱石湖間爲厨傳廢一於舟廢一於車至卽其方返卽其期蓋繇是不窺市井矣李于鱗氏曰王生往爲余談隱君家仲子獻翼兄弟故奇士也久之仲子以諸君所爲隱君者列傳言屬余余觀所論次隱君者梅子真臯伯通之倫與亡論刳股薦母稱篤行君子卽弱冠游京師自肆於一時斯亦誠理所取焉烏氏保一鄙牧長今安得抗禮萬乘事及稱倭夷犯郡時隱君傾身佐縣官之急以比於任氏之義公事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爲閭里

率大體如此吾必謂之學矣日治具庶幾賢豪長者
適我仲子故奇士其所由來遠哉

武母太恭人傳

武母井陘人姓畢氏處士宗伊季女也其先莒州學
正忘其名以直言顯湖廣叅議鸞孝行表里門臨漳
訓導居仁稱經師也母自以世家女通內則孝經大
義歸邑處士用之遺腹三月而用之亡年纔二十有
四旣彌月生子礪甫凡三十二年而礪甫舉進士除
長清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凡十二年而母封太安人
又三年遷郎中而母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

而母封太恭人是時母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三
錫蓋殊遇也先是礪甫在諸生中母年五十有司上

言節婦狀

先帝命表母里門矣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
身相勸也託孤爲難焉一寡婦人而提六尺之孤義
不辱則毀髮膚以杜求者無已感慨經溝瀆自謂求
訖計畫無復之耳無論形虧而行立之爲無以自全
卽身亡而孤存亦爲無以自免也受其孤而使有所
不可知猶爲重遺之矣旣阻薦饑匍匐拮据更依父
兄輒貽不淑天所不能奪也衆方用暴以孤爲辭是

海虞集 卷二十一
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將何所不至也乃武母故自有母才云礪甫又爲余言母家代自有節婦蓋其天性也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爲天性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饘粥共養如姑意罵言日滿室日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

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日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歸寧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日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槌劫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衰絰而猶未置焉至令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日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爲其子以婦爲其子之孤以婦自爲以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

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己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老可埃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立立今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轡而守建昌者孤邪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爲一訖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

其出也與卷之二十有各名於其
 文而父不然夫是一者所也皆非人情太安人可
 家之無子舉而投族長者屬焉委之以不可知
 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
 自許以許其子太安人則無子洪洪一清情平博之
 臨前而待于無以誤夫無子皆出
 自許以許其子太安人則無子洪洪一清情平博之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

人郭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濬字子泉蓋梁散騎淹之裔有諱湖者自東強
 徙濟南西門外負郭巷方水而居焉至今稱江氏之
 池云湖生秀復徙城東四十里許杏園因占籍歷城
 秀生太學生得辛得辛生治治生璘璘生燦燦娶任
 氏生君君生十八歲為邑諸生正德己卯舉于鄉嘉

靖乙未授直隸真定縣知縣縣有黠少年裹石橐中而假宿館人旦發其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石乎獄且成館人笞掠無所得君至輒鞫其金所從來曰舉諸其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伏罪而君稱神明矣凡四年以薦疏十有三徵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從 幸承天除道滹沱河檄有司造舟爲梁覆土其上列檻屬之而 大駕以渡蓋自知縣時腹書如此明年巡按隆慶劾奏大同總兵江桓下吏虜再入寇遂皆以捷聞 賜俸一級衣四襲銀若干兩明年巡按應天奏罷府尹洪某及奏池州

知府柯某與撫臣異狀奪俸二月以南臺御史奏鮮遷太原府知府者三年以奏最贈父如其官母太恭人先是晉宗人其祿以萬數將軍中尉而下躬自簿計郡庭紛不可問君爲之約曰使我羹焉一宿有蒞藏詰朝相見也自後宗室干謁是懲而仰給自遂至今便焉有聘女而其子甲卒者欲以妻其子乙其女旣已改適則誣以爲聘者乙也而訟之君微得其情命以後壻之聘三十金償前壻家協矣及逮按察使則奪以與乙其女而致令夜繼衆蓋益直君有其子不孝以屬君欲殺之則箠而示之病不一也乞原則

又謬爲不可者以數苦其慈而重貽之德久之乃釋其子卒爲善士又謂君有仁術類不可測如此云又三年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洮岷邊備凡一年歸濟南凡十有五年而卒蓋嘉靖甲子七月二十有四日也距生弘治丁未十二月二十五日得年七十八歲恭人郭氏泗州同知夔之女年二十二歲歸君贈太恭人之年封恭人封恭人之明年卒於官實嘉靖戊申九月二十九日距生弘治辛亥八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九君常語人曰恭人歸我蓋三十八年盟櫛未嘗干日也子男邑諸生如錦一人孫女適郭維

藩者一人適鄭伸者一人先是恭人自太原藁葬郡城東七里舖南某年月日葬君於杏園祖兆東南五十步恭人就祔焉蓋用君所自卜兆云志曰今之君子患自視太淺矣君蓋起家縣令入拜御史再按畿內以軍功受賞上書言事唯所論罷仕宦至二千石出守大郡遮留踰代分臬西檄秉憲一方不可不稱得志焉嚮令實無所長徒芥蒂一第沮於自効謂不可覬非常之遇於繩墨之外而槩人以不廣何以自見如是哉是爲銘銘曰

莫致之其孰竟之莫昇之其孰寘之是噐是容是幟

海漢集 卷二十一
三
是從寧踏焉是託勿適焉是獲約不劑能格不制才
庶有開於將來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
宜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按崔子元吉氏狀君諱瑟字孔和其先晉士會之後
蓋武文宣獻以來子孫蕃衍於齊衛間矣元末有名
思溫者自東平避亂於郡之天馬山因家焉是爲濟
南始祖云思溫生常常生整整生勝勝生福贈君福
娶馬氏實生君君生十餘歲讀書於芙蓉山嘗有二
龍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者諸生成辟易走君不動但

曰我獨何覲焉頃失二龍所在諸生繇是咸奇君亡
何復聞天樂作雲中聲殷于庭諸生不聞也君乃竊
喜益自負年二十二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選庶吉
士明年以贈君喪歸乙未起家授翰林院 國史編
修修宋史校

皇祖御製文進 經筵講官明年上昭聖慈皇太后
尊號得贈贈君編修戊戌分校天下士明年謫開州
判官身劓巨寇安自強之亂量移大名大名有段生
者報笥發焉金也輒斥使去門下而郡中廩廩矣尋
擢南京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乙巳入賀遷四川

布政使司叅議護上川南道治雅江上游並大度河古流沙之域先是都蠻之叛守臣檄兵討焉輒爲所抗君至乃罷討都蠻兵身以 朝廷威信往諭之都蠻皆稽首謝請內屬如故庚戌再入賀遂拜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西寧道明年屬征羗兵旣出道遇暴風起於車東入於其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羗豈舍掌吉而就紅厓乎乃趨紅厓羗果至迎擊之大破其衆二月晦復戰于紅厓斬其酋長九人八月又與戰戮其酋長寫爾定數輩而羗平屬北虜旁塞君欲乘餘威驅之乃遣百戶李堂齎牛酒往風其王俺答不

亥曰君移部乃直武威直武威厭人邪將遂欲與諸羗豪合也使乘障出士卒候望寒苦久勞君無益天子神靈諸羗豪先後旣授首幸不屯備南山卽所請朔方騎士亡慮三萬人尚在此張掖武威驍卒萬人羗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量君所部不滿四萬耳孰與漢卒疆也卽諸羗願合陜中豈得入豈得從枕席度虜乎虜無以應明日獻馬十匹謝頃之君輒出莊浪則虜在焉然業已疑君有伏兵則走黃羊抵黃羊則君在焉虜乃引去壬子虜更寇三川君將兵三千人往禦之復破其衆於紅厓是役也斬首數十

級并斬肯騰狼台吉諸將益服君多筭云事聞尚書上其功未報明年以他奏報免其官家居十餘年而卒宜人者處士瑛之女贈贈君之歲封孺人君爲郎時贈宜人宜人生十九年歸君歸之日君舉於鄉已兩月矣自以不得裘褐事君子蓋終其身無間言君白爲宜人誌今不具列焉君卒嘉靖壬戌七月十二日生於弘治甲子十月一日宜人生正德丁卯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嘉靖丙午二月十七日子一人時棟郡諸生先娶金氏蘇州知府城女繼娶王氏某州判官寵孫女女四人一適應州知州馬應奎子班亦郡

弟子員與時棟俱宜人出其許聘舉人耿尚文子燿者某縣學訓導袁霑子夢庚廣東道御史薛樟子燿者封宜人李出也孫女一人王氏出未聘卜某年月日合葬于紫青山之陽余往在關中間邊長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敵再策羗虜一何雄也向令以一儒臣卒謫去何以自見乎猶復制於脣舌尚書報罷竟免官去是鞅鞅耳贈君善堪輿家言實荒芙蓉山徙焉豈法故當叶龍祥哉是爲銘銘曰大夫野五柳公是史公合葬孰是倚而伏之孰是踣而復之與其絳於口也寧絳

於虜絀於虜猶可禦也絀於口不可詛也

明故奉政大夫涇王府左長史張公合葬墓

誌銘

是誌也公蓋已葬者四十五年于茲矣隆慶庚午太學生子含以父教授君卒屬誌于郡人殷大宗伯得請而謂余曰先大父之謂何而不肖何敢不以先父望疇者爲先父望君幸追誌之也余若以爲世德大遠而不置猶之難已誌焉誌曰公諱齊字宗魯其先定州人元末有高祖敬中者徙歷城敬中生獻舉永樂辛卯鄉試仕南京後府經歷獻生諒郡正術贈

僉都御史諒生舉成化乙未進士仕右都御史娶翟氏封恭人成化辛卯十月四日是生公云年十六爲弘治丙午屬都御史謫從之郴州歸補郡弟子員舉乙卯鄉試己未卒業大學正德改元都御史爲逆瑾所構又從之獄橐饘愈益謹戊辰遂不就試大宗伯明年恭人卒又明年都御史卒癸酉乃謁選授金華府同知矣俗故健訟公先繩其枉者片言伏之株逮立遣苟得其情代贖頌繫虛園實贖餘姚李江者與其叔虎殺父之妾而無毒迹公佯言曰聞此妾尚少安得白髮乎及檢鬢然視之鬢也蓋掘它屍以命

所毒者衆遂稱神明凡再攝衢州嘗一日傳爰書十
三事記委旁午舟車之跡交于兩浙嘗督兩浙會計
卽會計兩浙自當臺省愈益賢之丁丑上績進階奉
政大夫己卯攝行 覲事辛巳宸濠之叛公屯于境
上草莽塞禦焉嘉靖改元滿九載且行過潛見築甬
道長竟縣者公爲白臺省罷其役亡何遷涇府左長
史涇府實始封王相以下尉卒數千人給廩無常時
公至白臺省一旦爲給廩者三年尉卒乃復有固志
乙酉十月二十二日公以脾泄卒邸署教授君奉柩
歸葬于郡城西四里山祖兆云公娶贈宜人蘇氏陝

西按察僉事泰之女宏治庚申年三十二歲先公二
十六年卒公誌其壙繼娶封宜人秦氏嘉靖乙巳年
六十五歲後公二十年卒祔于公焉皆以公丁丑上
績得稱宜人也公生三男子汝椿卽教授君自泰安
王府改寧海王府娶壽張郡主女沈氏汝桂太學生
娶聽選官洪漢女汝楠郡諸生娶某州吏目周洪女
二女子長適李時雍次適都指揮彭烈皆蘇宜人出
曰暉卽子舍曰皖麟遊縣教諭曰普郡諸生曰曉曰
著曰曾曰昱曰旦曰章孫男凡九人矣秦宜人無出
曾孫多不次云乃系之銘銘曰

孰是子而父罹而不可採也孰是守而民罷而不可採也不宜其親胡宜其民三禩用彰于焉以藏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詔字孟宣其先棗強人洪武初五代祖士賢徙爲歷城人曾大父恕大父驥父福公生頤秀美顏辭正德庚午偕計遊京師凡八上嘉靖壬辰領牧定州州畿內都會地雜夷守無良去者公至更約法示誠信及旬而善者安釐弊幾盡及月而獷悍息蜀生卓某者道定遺百金之裝索之塗公曰第往當有守者至則守者一人至生謂曰百金雖微不可攜而去

子曰人有棄子公嘗不忍爲泣活之我卽忍爾孳轉於公之境哉梁御史來按部猝入獄惟二囚繫焉登上考去先是州田多汙萊人不能市牛耕公乃爲孔明木牛法力得半牛在定三歲以狀公最者疏二十有二擢開封府同知會朱僊鎮盜起陷尉氏公卽日往擊賊設伏扶溝下約舉幟翼攻之賊果嚮扶溝冒伏中遂鼓而捕首虜執訊以還公蓋微知賊家在扶溝必重質妻子也戊戌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所石橋歸德間方殫爲河二洪竇雍漕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

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河卒受平賈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是時公實注治河往行河曰是在我卽湛祭令水工表獨以徒四萬塞茭而自蹈橈理槌事徒四萬亦勸赴甬百餘里雲舉各自以爲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纔佐吏數十筭九千七百餘緡而已績上賜爵一級視從四品時行郡得金紫乘五馬輶焉而母夫人李且卒歸治喪比禫亦懸車日弦誦吟嘯檢古書文帖泊如若忘其嘗仕也公初工五言詩與劉選部天民名相及同郡邊公貢稱兩生俱俊傑其在京師而陽信

何景明亦善公卽雨雪逢人曰江湖問客星搢紳至今傳誦之因知孟宣名也余惟吾郡非不代有顯仕乃推與後進薦寵下輩以是稱厚君子郡中士亦相與愛附公可謂與斯人徒者矣卽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絕卒老何足以易此哉銘曰

孰與游者當世士牧則仁人儒君子六十樂天今已矣公安此邱貽後祉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公諱文顯字存道新安潛川人也其先曰汪華家績溪爲唐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

叔敖者始徙潛川叔敖子若容若思從子若海皆舉
進士若海卽嘗爲江南經制使勸進康王者也十三
世生彥仁彥仁生汝珍汝珍生公公家世世服賈往
來吳越間卽衰老復聽子孫修業而息之屬公早孤
鮮兄弟彥仁公乃不復欲公行則請行歸視息什倍
彥仁公又欲公行也則顧不爲行日計不下席奇勝
者不當如是乎及視其所使則無不人訾相得轉轂
殆百數賈郡國無不各如其身往矣嘗貸故人胡輔
三百金至試無所長欲其術不告也胡且卒公亟置
酒故人子令彊飲食謝不收責且五年矣鬻地於汪

循宗人所汝錫宗人則心欲之若有怏怏移德於公
者公謂汝錫今若是進而與叔父地叔父猶無受也
願以異日請治垣舍亡何汝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
爲致前地也卒解免公齋用旣饒耻溝壑有期功之
親宗族貧來售田卽使田售宅卽使居飲食必自祝
曰天苟有汪氏尚及無悔於予身公身自爲葬者凡
四世嘗曰吾何能效邑屋中豪越縛從他縣爭地以
訟令殯者纍纍在堂寢而我衰絰就繫逮吾生平不
讀相冢一字書也吳甲者嘗自鬻吳元家故冒姓吳
氏後與其主坪富乎吳元將殺之不解千金客曰以

存道之義爾何不令居間公既脫吳之阨固奴畜之
乃暮夜持金來卻之曰吾往卽嘗爲商賈之事何至
於爾哉此何異比部君在大梁爲理時所聽杜給事
事杜給事殺人大梁中使裝玉帶明珠行公所公心
知比部君廉吏問遺不得至前則謂客曰卽吾兒受
賕不當致之大梁邸中乎不去今且以爾往對簿論
殺杜矣是時使公藉令楊比部君名何不可哉乃大
梁人愈益稱說公初公年六十時會病以句曲山人
楊君來居數月大愈體復堅彊如昔時然一切不關
家事矣乃謂楊君治生者之於養生殊塗哉無論

者多財爲害卽賢者稱明積著之理始亦莫不走利
如鶩乃所樂觀萬貨之情一人操息繼至輻輳此有
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精神不愈敝血氣不
愈衰乎吾幸於前人得脩業而息之卽擇人任時至
道家所忌未嘗敢一日處知言哉公以嘉靖戊申十
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歲配太孺人方氏如孺
人者一人張氏三子一貫郡庠生先公卒一中卽比
部君余同年進士一誠國子生二人皆太孺人出也
銘曰

彊于宗家彌蕃兮恬于生身彌存兮尚亦有利于子

孫兮

明文林郎四川灌縣知縣周公叔夫墓碑銘
公諱奕字叔夫本姓劉氏其先寧國人六世祖達一
者生政卿始冒今姓政卿生德始以徒戍金齒家焉
德生晟晟生玉是爲公父至老不識衡量嘗夢白象
而詰旦生公公生少不弄長不謔也通五經尤長於
春秋弱冠爲郡弟子員比有司大張樂送之學宮公
獨乃先往郡太守異焉嘉靖戊子與計偕乙未以親
老不赴大宗伯頃之而公父果卒戊戌除灌縣令縣
瘠土又當威茂二邊餉道公攜二蒼頭之任曳革履

一兩耳食無兼味有餽之餌云可化爲黃金者公舉
以投諸江灌大夫以公無家客甚久飾美女遺之不
納也臺檄歲報贖金視多寡上下其考公曰是使我
剝民以稱最何不至哉卽有事它邑單騎從之見者
以爲簿尉矣其天性儉素類如此灌旣治改雲南府
學教授蓋公以母唐老不能就養得請也歸之日有
以十贏爲公裝者目之乃前所理大辟囚某也公遽
曰申寃令職也以若所爲是市之矣改官改行邪且
吾二蒼頭鼓篋自喜十贏安所用之然唐孺人猶未
欲詣雲南公時時取急便省矣凡九年門下士嚴公

清郭公斗輩彬彬起矣屬當報績京師公曰吾遠
灌爲母也遠者歸矣歸者更出乎遂拂衣去先是學
官使者太宰吳公簡諸生而授公公之子紹稷與焉
屬以雋且旣廩而吳公輒遷代者有欲於公而公意
不與之紹稷辭旣廩矣喬生旣廩旣用脩于公而生
亡公則反之也諸生某延公而見其妻公怒罷酒皆
謂公古師儒云余惟古語有之唯色毀廉公無家於
灌而卻美女與拒諸生之見其妻也物莫有能動者
矣今之師儒不稱腐而稱豎其事監司之臨學官亦
何不至也且人亦孰不欲其愛子之成功名至今不
得隨牒旣廩也戚矣寧中廢業而意不爲少假以傷
不阿之誼豈不謂古師儒哉母氏之故九年不衰屬
當上績拂衣而去茲與其父老爲不赴大宗伯一也
功名之會難語天性其然哉汝寧徐使君嘗爲余言
周眞陽賢余視海浙中見眞陽在學官中得爲公具
列之如此公生宏治己酉卒嘉靖丙辰配陳氏子一
卽紹稷故眞陽令寧波府學教授娶王氏女二適張
轅馬必昌郡諸生孫男二思兼娶潘氏思永娶胡氏
孫女二適莊東王廓曾孫男一曰歷是爲銘銘曰
懿厥弟子張樂學宮嗜音之戒養正于蒙爰及令灌

革履跼然孰其在御二奴比肩投江之餌可爲黃金
與彼美女無貳爾心徭無異色匹馬是將行無改官
始節是裝師儒之求匪脩乃承譽髦斯士接跡同升
監司孔臨抗言用違維母之故已而遄歸真陽世德
永以爲儀克咸厥家有繹其辭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君諱應奎字子徵其先棗強人 國初有十四者始
徙歷城十四生七七生榮榮生通通生樂樂生強強
生四子君其長云始君之以長史功曹掾除壩上倉
大使也客有過而勞焉者君則謂客豈以倉令則已

卑邪吾猶爲之凡以可因分自致耳是役也實單車
之壩會計惟謹東橐較於輿薪執概不爽釜鼓然奉
已薄輒取給家廩用諸弟轉較歲餉之矣居一歲改
小真村巡檢屬有劇賊阻聚松徐間諸二千石不能
禽制則檄君捕之君乃率卒往遇賊輒格鬪俘乃十
數輩賊益悉衆拒我君卒不及賊三之一遂爲所獲
坐君手中直兵在胷句兵在頸環而視之不動也已
乃從容爲陳說利害曰固欲其安之也賊亦尋解事
聞諸二千石無不壯君之爲人者績書交最不次遷
矣亡何輒棄官歸濟南則長君世卿舉于鄉之歲也

君纔年四十八客有過而止之君又謂客吾已試爲
吏無卑者去不爲吏無少者今何能忘除壩上倉時
相勞語邪歸三歲隆慶改元四月九日終于正寢以
生于正德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一歲配
姚氏子一人曰世卿娶孟氏女二人一許聘王閔元
一許聘王侍講孫男一人曰勉學女一人未字卜某
年月日葬郡城東祖兆次誌曰信乎吏之無卑也壩
上之役束橐釜鼓皆 朝廷一倉令執槩軍國持平
分可自致效卑成尊坐于賊中環視不動苟可安諸
郡見危授命生而有所不用而後能用其生也孰與

陳說利害使之自解之爲從容君子曰解官之難於
解寇也不能坐于賊中而能一朝長往邪奚自致有
二也按狀君蓋旣棄官歸之日宅不更隣田不更畔
身與太公恬焉顧所爲諸弟奔走徭賦者不以疲于
棄官自諉可謂孝友爲政克明大誼者哉結髮諸掾
積歲試爲吏一朝棄之無論其年可以爲難矣余聞
之殷少宰從游之士以長君則吾門唐子高焉蓋稱
舉德性今觀將仕君之爲人所繇來遠矣是爲銘銘
曰
孰尊是須而卑可踰孰安是蘄而危可罹行之旣舒

止斯有餘分不常在天自致則然曰君子之阡

明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君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子人也蓋曾大父士誠始遷
曲周焉大父文以高年起民間賜爵一級父景岩爲
郡功曹時則生君君爲兒時嘗問母郭氏卽兒年及
母母奚若哉曰是時爾且以藁裡掩我地下矣君遂
號泣終日不嬉戲弱冠以訾入爲太學生蓋兄事唐
山馬健弟畜渭南李文進之屬相與抵掌言天下事
矣識者以謂卽以茹彊仕何國家不可爲及被徵詣
京師則又見今所謂賢者卑疵蟻趨以得人情惴惴
焉猶曰懼以冒於罪罔無不包藏機心狙伺事會此
非夫色厲而內荏者邪吾卽何異於鹿豕又安能效
騏驥局促轅下乎將伏尺莖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
意哉初豈願以其訾賈患也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君
性好施予卽母外孫趙氏者母襁褓之功也嘗以謂
君君曰此其田二百畝趙氏何憂孤乎以余觀於以
茹山居耕田而得食不賁羽儀矣起而爲吏身訣佞
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雖汗辱哉用居上爲右試官
又恐比周賓正爲姦觸大罪怨及朋友訣佞安可爲
也念爲婞直奉法不阿動忤衆枉行危而毀成倖直

安可爲也是則以茹哉銘曰
君子之屯以保其身有孚于哲人兮

明處士襲公墓誌銘

處士諱彪字仲威少時嘗爲縣官輸租廣川主計吏以輸者填委謬署處士牒以捐之遣令去矣處士竊念生平義不逋賦稅卽一旦出門輸租縣官何可輒令有離上抵負名乃竟自請輸租也久之又爲縣官輸租詣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中緡相屬也稍稍致之車中而逆旅人意且私之矣乃謂處士持錢百緡緡爲恭藏孰與易之金而橐中裝焉便也逆旅人

固進處士固謝乃馳及前遺錢百緡者視錢百緡亡其車中處士下自致之曰貫得無朽哉輒超乘不顧而去豪長者馮甲嘗假處士宗人粟三十斛矣處士不知也而宗人自馮所來言收債事處士曰吾卽不能贍其族雖有粟降之天猶之露食也且馮君不難指困授爾何可使失要期乎乃爲具三十斛粟償之馮亦不知爲處士粟也嘗謂諸子非其命求無益於得卽當饜糠覈奈何欲啖麥飯亦卒然喪喪著覆地上爾不然藪藪侃侃口約腹裁雖一錢們之汗出不能去手老至操財愈急其不才子亦已視產稱貸恣

紉麗游飲詬笑乃翁纖齋作苦宛其逝矣卽倒囊入
息於子錢家甚者卒失業市乞轉溝壑令里閭咄然
相戒寧極愆於生前耳吾豈嘗不慮及是乎處士俶
俶性尤不喜巫祝嘗謂不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已
則倚不力穡而徒以禳田哉不已疏乎是爲偃嫗跛
媪疾廢之婦以馮身狐祥厲鬼而頻行爲祟者彪安
能以八尺軀磬折於前甘令其恐喝數切不敢仰視
已而操吾豚蹄斗酒以往哉由是普濟之東巫祝女
子凡以其土偶若桃梗人遷者數十家矣處士其先
棗強人六世祖諱全者始徙章邱焉而成而士達而
彥祥而子整而昇昇卽處士父也處士生於成化四
年三月十二日歿於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妻五人子四人孫男九人蕭氏生曇一人曇之子光
燦史氏生昆與勗二人昆之子光燿光熠光炤勗之
子光炳光煥其冕一人生子曰光炫光煌則又一蕭
氏出也其次魏氏賀氏及女二人曾孫男若女十二
人不具其所自出焉勗實處士家季子哉所爲文章
稱博辯君子余弱冠與游甚驩卽猶與光炳光燿處
諸生中也其年十月十二日葬處士於蟠虬澗之陽
以許邦才所狀示攀龍爲之銘銘曰

不啗於人寧聽於神宜爾子孫振振兮

明故許處士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許氏其先棗強人也有諱伯成者始徙歷城云伯成
生本本生敏敏生煥是爲處士父處士旣總角受大
戴禮補郡諸生矣則寢疾者數歲瘳而母陳更寢疾
則更受素問難經諸方書而母陳疾亦旋已處士雖
好數然慕張子和之爲人自言時時以其三法者視
人無失也每爲長史君稱黃老家言慈儉不敢爲天
下先吾用之且四十年而匿跡自隱不敢以其伎成
名矣初處士弟鑑家有巫視病者處士實懷利錐往

會之至則屬其從弟子女數輩曰何纍纍者腓乎有
鑑在此蓋踰日竟無降者相與碎視處士也處士乃
出其錐謂曰神固當患苦此哉不腆魚菽在此其以
歸矣不然徒做鼓也蓋自是諸許氏無復謁巫者處
士之力也張孺人宣之女也生十六年歸處士處士
兄弟七人婦皆名家子人人無不自以爲視具工乃
姑陳則數過處士食徒以爲所進必所欲也陳故時
時寢疾卽加一飯脫然愈卽損一飯脫然愈孺人視
處士之視母功常居半焉長史君旣調永寧孺人謂
曰男子之建功名周旋惟四方何可欲更得如趙州

者在爾宇下爲善地又何得以我老爲解卽不行所
爲嘗爾者豈更憐爾而遂以一蹶已使甘心我乎及
遷今官孺人卽又謂長史君在永寧時孰與今官親
者親責之故者故望之宗族鄉黨遠於萬里又安得
以我之故稱便也蓋自是長史君益莊而官屬益畏
矣至今諸許氏皆謂孺人相夫不於處士或以其母
或以其子云余惟處士懷雖事大類西門豹故談笑
足以移風俗雖長者爲之又使當之永寧時非孺人
數語引大體長史君安能慷慨萬里也處士字待時
鎡卽其名生於成化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以嘉靖七

年六月十一日卒孺人少處士三歲六月二十三日
生卒以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子一卽長史
君邦才也孫復郡諸生卜三十九年三月六日城南
某村之祖塋改兆葬處士而孺人與合請余銘銘曰
胡旣以慈儉不敢爲天下先又胡欲託於四方以周
旋弗匿弗章弗蹶弗行子孫振振有懷二人哉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公諱科宗滿其字其先南雄之保昌人宋建炎中有
 祖二十八宣義者始徙家番禺焉高祖諱明廣曾大
 父諱緣富大父諱秀紅嘗屬歲大饑盡輸其家粟數
 千石與番禺令以給貧民廣州上富人助貧民者欲
 為請賜爵一級不聽曰奈何以溝壑之身從父母之
 邦奪長吏振民之權秀紅生父政娶唐氏實生公繼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處士李公宗滿配黎氏墓誌銘

公諱科宗滿其字其先南雄之保昌人宋建炎中有
 祖二十八宣義者始徙家番禺焉高祖諱明廣曾大
 父諱緣富大父諱秀紅嘗屬歲大饑盡輸其家粟數
 千石與番禺令以給貧民廣州上富人助貧民者欲
 為請賜爵一級不聽曰奈何以溝壑之身從父母之
 邦奪長吏振民之權秀紅生父政娶唐氏實生公繼

室以梁氏生弟舉公生十九歲失父卽事梁無異舉
舉卽事公不聞有唐弟旣壯則從公言田宅公卽聽
所欲爲田宅者而獨取其所不欲凡數年弟所爲田
宅者輒稱不便公又未嘗不輒聽易之司勳君旣舉
進士邑長吏時時往存公公輒稱下堂之疾謂諸孫
勿言若翁足不良行卽平生未嘗至城府昔賢所以
加故人腹者直此爾至城府義不可無趨走孰與下
堂之傷邑長吏使使問公年七十爵一級公曰自垂
髻至今日一塵之氓終不能束帶見長吏矣使又言
邑長吏旣重公豈欲言事乎曰一塵之氓何知事何

所欲言其長者如此性尤不喜靡麗司勳君嘗爲市
一褐自京師遺公不服也以示諸孫曰吾老乃見
西土之人衣禽獸之毛以生若奈何休其蠶織矣公
生成化丙申十二月初十日以嘉靖壬子十月十六
日卒配黎氏先公生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後公二
十六日卒男子四人長仕鸞封吏部考功司主事次
仕鵬仕鴻仕碩俱廣州諸生女子一人適邑人龔怡
孫十一人長曰价卽司勳君先官如其父所封次曰
材柄樞楹機模楨杜植楷女四人曾孫男三人曰燿
曰煒曰熾於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山之陽余惟人情

少而自見苦爲生難者必重棄財何公不擇與弟田
宅又聽易之卽令公之弟盡沃饒不能勞以嚮義微
有廢著之刑兼并家逐逐日月取之則祖若父之產
將在他人公何以稱孝友于兄弟以爲雖數易之亦
猶是在吾兄弟爾聽之誠是也昔者梁公實嘗言司
勲家如此因爲銘銘曰
我履我卽爲儀不忒是以有友德

明處士劉公暨配蕭孺人繼配陳孺人葬墓

誌銘

公諱傑字漢卿歷城人世居邑之西郭高祖諱子賢
生二子並逸其名其長子實公曾祖生祖泰泰生源
源生公公生失學卽行舉天性而已然孝弟顧無異
於儒者公以仲子而父養於其家至不能如約更過
伯子養且月朔必治具往候伯子于庭以爲常嘗值
其怒誤搗而仆諸塗不加哀焉公喜飲酒一醉輒十
餘日終其身不知欺人人欺之亦不知也初娶蕭孺
人生欽欽生四歲而瞽五歲而蕭卒乃娶陳孺人孺
人生十有八歲而歸公公時爲襁褓匿蕭遺瞽子於
它所孺人輒索母之無以異已出自歸公未嘗施朱
粉事翁若姑未嘗假滌洗而躬兼治產不憚鞭笞嘗

行園見葵楮於東薪孺人以葵碎纏以楮苦絮也而
傭保咸手指自効矣有鬻餽於公質以其糶曰是首
山之銅也計餽過當則慨然足以白金孺人曰豈古
所謂以鐵耕者妄乎以嘗諸礪鐵矣謂白金曰此獨
得不贖邪以嘗諸火又鑠然錫也遂不售公一日亡
其盥器求之弗得孺人曰此必某持去求之果得自
其屋間某懼而謝孺人亦謝曰誤以薦餽寧盜哉公
問孺人曰彼每鬻餽必早出昨獨後爾傭保某晨作
而醉孺人曰是安從欲安所責乎對曰從某媪貰酒
宿之責也孺人使之媪則已讐孺人以視其篋中錢

果半亡乃遣某遣之曰遽謂公曰彼卽遣豈能須臾
忘我篋中戒之勿輒醉也無何遣者果與數少年夜
繼垣而下以爲公醉無疑一婦人何能爲公時實大
醉孺人遽起服公衣而冠操刃以出命二婢子抵關
衛公諸傭保見以爲公出乃大呼曰家丈人至矣遂
鼓擒二少年餘賊悉遁去公猶未之覺也其精捷有
才類如此公生於成化癸卯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嘉
靖癸卯十二月十六日蕭孺人生卒皆逸不次陳孺
人生于宏治丙辰六月十六日卒于嘉靖癸亥月日
與公同公凡三子曰欽卽蕭所遺娶王氏曰鈇辛酉

舉人娶賈氏曰鎔邑諸掾一女適錢世賞與鎔皆早卒則陳孺人出也孫男三人崇德邑諸生娶德府奉祀胡士恕女崇禮崇志欽出皆未聘孫女三人一適訓導袁霑子夢斗邑諸生一許聘御史趙繼本孫克塾一許聘舉人陳九疇子夢芝與崇德皆鈇出嘉靖甲子二月十有七日將以陳孺人合葬于公之壙五里溝之源而請余爲銘余聞孝弟至行學所不能爲以是謂公行舉天性而已狀又謂公終其身不復知有人間機械之巧不復知人間有機械之巧矣雖有巧於機械安能用諸其所不知者哉孺人旣慮遺者而倉卒圖其便卽竊器而往又以爲誤而謝非其盜是安得獨言學也撫蕭遺瞽子而復撫瞽子所遺爲激於匿諸襁褓時邪是爲銘銘曰

不駭於機械其神乃全不躋於顛沛其知乃便以性行者合天以德慧者合權孰不近道而學無方孰不達變而應無常濬茲發祥永茲借藏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睚眦父怒而不言公輒奮白梃詬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蒲伏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

馬父疾爲侍卧起浹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
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
因受賈從公公旣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
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有司
乃藉公爲鹽筴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
景之守浙也欲賂於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
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
公曰奈何以我殺季乃自詣吏景目而誰之公曰歛
賈豎汪元儀也旦夕且千金爲壽不忍須臾貴人耳
景曰吾聞守義不聞元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豎
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卽持券貸
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
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
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
安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吾所爲脩業而息之在
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巖令
乃大喜曰孺子試爲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發軔
鴈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
歲云吳孺人者歛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予公而歸
公而吳公故客歐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

行孺人爲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
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
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
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
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媵黃氏俱未有
子有爲使物之術者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
乎吳公也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
旣得請渡河而爲執輿眇夫吳某所覆丈夫子仆輿
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
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福矣又爲

客答曰雖然必以吾所請者畀吾孫使先一月舉之
公所請者畀媵黃氏也宏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
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長植初吳公予
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
又安用持葦蕤鑰如諸母爲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
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藏
託扃鑰諸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于
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徧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
十有八年而卒爲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
道昆督部閩粵有平倭功仲曰道某邑諸生封君卜

下佛堂兆吉以某歲月日葬公而孺人祔中丞公請
余志焉余曰新安俗矜賈卽同列財力相君乃所至
爲鹽筴祭酒畫便宜至命中賈入疏名求之稱汪元
儀自詣吏玩孰甚焉太守錄之不恡千金有所試其
長非苟而已也大哉脩義誦德之賢人深謀於廊廟
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是何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
也孺人不責子錢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俗之相
靡雖女子亦奇勝邪至其與家大政決筴片言亦其
天性然也懸虎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是爲銘
銘曰

莫燬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颺之見取
於予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偕其人孔懷
言作之速以伉茲邱

明故任處士墓碑

嗚呼此明任處士之墓處士者家本平陰大父讓以
上墓皆在平陰徙家濟南自大母趙氏始讓生鸞爲
處士父時方在襁抱長遂娶于歷城張氏生處士處
士生毀齒而張卒事父與繼母翟氏躬自負薪米比
弱冠父又卒子如也稍試爲功曹掾而文無害然非
其所好尋罷去隱于酒人人不可得而識已然時時

爲里中少年論事動厭其意少年率伏處士有大畧
凡再葬父母繼母如初葬儀而賓客之會葬者視初
葬什倍矣性嚴潔無所狎侮所服御未嘗受纖汙生
四十又四年而卒嘉靖乙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配
姜氏校尉琳次女隆慶己巳二月四日卒年七十又
五歲姜孺人生有遠度一乳不育輒爲處士置邱氏
邱氏一不乳更爲公置邱氏則竟乳二子曰登瀛登
洲登瀛乙卯舉鄉進士翩翩美文辭亟從余誦處士
也而請題其墓不佞則惟齊雅多處士伯夷居北海
之濱不能以衣冠坐塗炭而顏觸曰清淨貞正以自

虞任君雖隱于賣漿家卽里中少年狎侮如匪澣衣
功曹無害如將挽焉不辱其身耳奚必人得而識之
而率伏之也人莫大乎父母生則躬負薪米葬則賓
客觀禮是爲 國勸孝情者也姜孺人雖有遠度非
公刑于安能一姬不乳又一姬進哉處士卒後二子
乃竟以姜孺人立處士使之如在耳何乃謂豈其娶
妻必齊之姜是又爲 國勸慈情者也嗚呼身致大
誼此明任處士之爲墓而西北走邯鄲道也鍾離業
陽無恙邪趙使者必且致任君大誼而高其否業於
齊愈益重矣處士諱爵字天祿二邱氏先姜孺人卒

隆慶庚午三月十七日舉祔焉登瀛娶張禮仲女卒
聘薛天祐季女登洲娶齊承芳長女而孫男五人震
亨謙亨萃亨豐亨節亨孫女二人一適邑諸生黃存
性一未聘墓在郡城西五里溝之南公以再葬其父
母與繼母者之兆云

軒轅大姓孰齒諸任昔在中葉越播平陰子嫠藐孤
遵彼濟南既壯有室生民是覃覃茲處士匪夷所思
功曹無害棄而違之隱于酒人無巨弗微狎侮辟世
如匪澣衣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涅而不緇磨而不磷
由也負粟參也鷄豚四方親存承言勸孝

承言勸慈兼女是進二子惟期御于家邦刑于寡妻
鍾離業陽專美於齊歸彼樂石植言孔安欲報之德
託諸不刊翩翩長君克光厥前敬竢褒書藉用斯篇

明德王府承奉正張君碑

君諱喜字悅君保定之深澤人宏治某年籍在掖庭
正德某年出給事於府中久之莊王使行守藏也至
嘉靖己丑 懿王以積勞奏擢爲門官副癸巳遷典
服正丙申超遷承奉副辛丑改承奉正給事 今王
凡四年甲辰致仕凡十有三年丙辰四月朔日卒年
六十四 今王行守藏使者藁城田君鑾汝金自以

出君門下追惟君得與 今王錫命之典爲盛且悼
君之中廢也刊石記焉銘曰

今王立國維初在昔嗣祚稱藩庶官率從永茲利建
以翰元元君以髫齡籍在宦者觀禮掖庭王簡左右
受 詔于東寺人之令給事 莊王乃領錢穀出納
允明屬惟十載不沒於貨政是用成 懿王念舊乃
上其績擢而于門再遷典服峩峩袞冕則有司存進
貳宮尹寔崇夾輔愈益和衷不愆不忘式于太憲蹇
蹇匪躬 今王幼冲遭家不造流言以興君曰仁親
得失匪計是翼是馮世及之義春秋所嚴維嫡是求

帝曰冊止昭哉錫命以荷天休 王修前功以正宮
尹惟君無它雖已著庸名位則極邁閔遂多翔而後
集言從所好乃致爲臣偃息優游十有三載歸潔其
身程騰遠矣君其小雅巷伯之倫

明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殷公配封太孺人

郭氏合葬墓誌銘

公諱汝麟字致瑞其先成湯子姓之裔後以國氏焉
其在武定者有廢碑於鄧莊之壠或稱將軍若干戶
則金元以來已爲武定人也有曰從善者於公爲高
祖矣嘗避亂蜀漢之間

高皇帝之興也歸而處于今之永利鎮云生六子長曰旺贈德府審理正配閻贈安人生五子少曰衡以永平訓導入爲德莊王教授旣之國濟南叅與藩體王上其績

天子璽書勞焉尋進審理正且四十載旣致仕王自以師傅舊恩爲畫像製贊使就其家存問比卒而永平弟子員已請祠之學宮矣配李封安人亦生六子第四子曰峻其所爲禮家世傳業旣舉于鄉則靈寶許氏大司徒莊敏公誥大學士交簡公讚于大學則襄垣劉氏大司馬龍大中丞夔兄弟出其門也生公

八歲而卒亡何母亦捐館舍公蓋不能就學而一聽伯兄所爲則脫身出獨取做惡具數事財物盡與兄數年而兄盡破其產公輒復分與兄更造者數矣後兄在德州逆旅中病疫且草主人問卽不諱孰收子者則曷不謂之也曰有弟愛我旦夕且至徒以素遇之少恩難於謂之耳會太孺人亦病疫且草或以止公公曰棠棣之二章奈何何可令伯兄赫然在原隰而以內爲解蓋舍而後裝及焉宿而後圍及焉且啄且訣以輿輓而返太孺人尋亦愈也初公與章邱程君洪者友雖已聘孺人然檢討君纔六歲耳屬程君

客濟南病倉卒無所歸公卽昇于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卒矣公更爲具以殯諸客位而受弔者如兄弟之喪以致諸其子已於葬而竣檢討君七歲造就外傳必擇名士不憚一歲五更至今檢討君言學必及師友言事必及家世蓋誦公之教不衰公旣博涉羣書旁及老莊諸家言而尤精於易數往往奇中嘉靖庚子屬且省試先期謂檢討君始吾以兒幸得偕計吏中如大父成化庚子時足矣顧安得遂至如曾大父爲第五人也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矣援筆而識之壁已果如所言平居持論排難解紛量所能爲各

厭人望諸所嘗施惟恐見之卽至相負置而不校卒之日以書一帙屬檢討君曰此我所見聞諸陰德行事也爾惟勿負 朝廷而虐百姓以竊比於此哉凡七年檢討君第進士以庶吉士除今官尋推恩贈公封太孺人云太孺人者亦武定人父巽四川保寧府通判母曰郝氏初太孺人適公時咸謂貴家女豈任椎布操作爲新婦乎乃孺人事嫂如嚴姑每鷄鳴起視具嫂不知也公旣與孺人脫身出則愈益服勞節約以佐公更造卽公意所欲問遺贈卹必慇臆力贊務出其厚曰吾安得愛簪珥篋笥俾君子困於義也

檢討公出諸懷抱之中生不令持一錢曰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有識之後何以尺箠禁乎及就養京師則謂檢討君今祿孰與旣廩學官時若更修小禮曲意貴人左右之助何以稱通經術不失家世也寧課僮僕掘野以蔬而滌廐以爨不願爾有此矣癸丑檢討君奉使河南孺人歸家暫詣武定旣再如京師則孺人輒病丁巳檢討君復以假請奉孺人歸踰年又病則謂檢討君卽吾不起勿徼福於釋氏謂翟孺人我所爲負牀之望無亦新婦緩帶之慮乎已乃卒蓋戊午二月十有四日也公生宏治庚戌十有

二月八日卒於識壁之日壽五十有一孺人生宏治辛亥五月十有六日壽六十有八子一人曰士儋卽檢討君婦卽翟孺人孫一人曰居聘舉人劉宗禹女太孺人旣卒妾高所生也孫女三人長許聘陝西布政司叅議張嵐子志次許聘廣東道御史薛樟子炤次許聘舉人潘子雨子鳳翎則皆出翟孺人居與所許聘薛氏潘氏者二女不幸天所置宗人子爲後者一人曰聯爲娶婦趙氏亦武定人贈君以上皆葬武定不遠有廢碑於壟者審理公以下葬歷城東閔子騫塚傍而公在焉戊午葬孺人乃啓壙則更爲塗泥

不得已以耐矣辛酉十有二月十有八日改葬於長清縣之鳳凰山在歷城縣西南三十里余惟師學廢則六經無顯門東海孟卿家世爲禮乃更使其子喜從田王孫受易孰若公家四世守曲臺之訓釋褐而傳入說王者稱贊命之儒四大臣一時出門下而儼然論石渠之署也向使輒分更造怏怏有德色斯德州逆旅中忽然絕憐而收我之望以自分於溝壑忽然絕憐而收我之望以自分於溝壑若哉及觀翟君之事蓋其天性信義篤於信數如此矣人亦孰不欲節約而卒以侈敗則所嘗施不當也

與不期衆期於當厄不然豈其一聽所欲問遺贈卹而務出其厚必不能矣公旣收伯兄而孺人撫其孤及公與孺人之喪宗人喪焉總者以功功者以葺豈爲人人悅之哉至其教檢討君通經術不失家世爽然富貴之際矣好老莊諸家言而不惑於釋氏又何較然於晝夜之說也斯古稱同德者乎乃爲銘銘曰神明之胄家是承旣竄乃復以儒興藩禮肇修崇舊恩于時大臣駢出門爰在中葉潛德敷因心則友藐諸孤太史駿發世厥經取諸襁抱孚王廷鶉火式靈開氣先宜爾子孫萬斯年

明誥贈奉政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方
公暨配贈太宜人姚氏合葬墓誌銘

方公既歿之八年爲隆慶己巳乃仲子子賓卜得篁
墩上阜將以某年月日葬焉而太宜人祔之也則謂
余曰邑之瑞林故祖兆也先是族人鬻之先君子贖
之而率族人營葬其側以次當陵元故祖塚上爲非
順也乃受塚前隙地而先太宜人之偏在焉且十餘
年危受水患然旣以杜鬻者猶則先君子之志也乃
今所請爲誌誌諸篁墩上阜者矣誌曰方公諱祥慶
字德徵其先出漢大司馬長史紘至隋有惠誠者爲

欽命子叔許因家焉歷宋居環山四傳曰十七者遷
忠堂又四傳則元大都路使慶孫也慶孫生全全生
繼祖繼祖生仲榮仲榮生貴質貴質生永寧永寧生
富清娶朱氏是生公公生恂恂長者於鄉黨出不具
車馬所居纔蔽風而布衣蔬食晏如也甫弱冠會父
當送戍于邊則請行不許請之行往役里中蓋二十
餘年又不以任二弟視二弟生產不知其不及也里
中而賦必先輸以代置者畢計而置者舉子錢辭曰
以余在里中不能振諸君之急而因以爲利乎後有
賦里中競勸惟恐公先輸之矣率爲置義倉里中召

父老以社伏臘有事焉常慕大父之爲人身布衣而
邑令朱君使攝彈室命里中是稱平也豈予敢望哉
然結林有訟者以公居間解之全其家矣而里中父
老若子弟蓋由是無復身逮于有司公生八十年以
子賓奏最封工部營繕司署員外郎主事明年辛酉
正月九日卒父老奉主于社矣隆慶改元子賓遷刑
部浙江司郎中

今上覃恩加贈公奉政大夫如子賓姚自太安人加
贈太宜人云太宜人者諱壯真父曰道轉母謝氏二
十而歸公逮事祖姑舅姑既有二子祖姑時已九十

餘每飯必爲太宜人祝曰吾願而年若余而子若孫
若余而子若孫之婦事而亦若而之事余也一浣衣
經十餘年不易見里中執綺子弟輒舉以誠諸子曰
丈夫生不能自食竊父兄餘焰夸毗鄉黨此斷樞被
文繡者耳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今觀少保大學士
江陵張公所爲誌賢母具是矣生成化戊戌以子賓
舉進士之明年嘉靖甲寅卒爲七十有七歲公生二
男子長良明娶汪氏次卽子賓良曙也今爲河南按
察司副使娶葉氏封宜人二女子適程鑣張元安孫
男十人一夔一鵬一鸞一麟一鷄良明出一元一德

一貫一樂一敬副使君出也女不次曾孫男十二人矣余惟歛俗什七服賈而葬者率治堪輿家言瑞林之偏贖諸旣鬻族舉德之卽嫌於陵故祖塚上而嚙河受水不難數千里送戍于邊而難厝於抔土安在其爲堪輿家言哉斯足有子賓矣佐賦公家而里中勸輸結林之訟者私焉君子曰借令里中類如公長者邑令拱手受戍不以重乎生自本業沒秩于社中太宜人自以祖姑之祝之也誠諸子自食可謂無德不報者哉余往奉太恭人亡狀率于大梁署中子賓臨輒隕涕以不逮二親之永訣也少保公文云余往

江陵過繕部時視權且滿不持一物去其清如此今觀子賓大梁署中何以異江陵視權時也永訣大矣是爲銘銘曰

社是饗而兆以食祝是昉而誠以息仲氏克諧以慰其永懷維篁之敦然猗上阜之丸然豈曰無瑞林之干兮不如於焉卽安兮

翟淑人墓誌銘

按狀翟淑人者章邱西錦川里人翟公洪季女也母劉氏祖景華太學生山西太原府檢校始翟公游郡中諸長者與贈侍郎公安甚驩時淑人及侍郎公生

六齡耳乃翟公輒約以爲婚姻旣三年翟公有歷城
逮而疾作贈公果爲率父老十數輩謁縣請任出就
醫遂昇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唯謹竟卒又爲含歛厝
諸客位受弔若兄弟之喪召其子廷相已於葬而竣
繇是諸長者皆謂翟公繫援贈公而自令白寃狀殯
有所歸知人哉孰無緩急也居五年淑人來歸蓋贈
公與太淑人女畜之而使兄事侍郎公又三年稱冢
婦矣三年公舉于鄉與爲贈公喪三年五年公第進
士選庶吉士隨侍太淑人京邸五年以公檢討考績
封孺人明年公奉使周藩隨侍太淑人歸南其

冬從入京師又四年以公取急復隨侍太淑人歸
濟南明年又與爲太淑人喪三年服闋又三年復從
公入京師事

今上裕邸超爲春坊右贊善三年擢洗馬踰月隆慶
改元徙侍讀學士尋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計一歲而三遷焉

天子覃恩乃淑人有今封命下三日卒于京邸三
月四日也距生嘉靖改元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得年
四十有六踰月公改今官兼如故云令甲三品妻喪
無卹典公以積勞論帷幄

上特降文諭祭禮部移遣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致
焉工部下有司營壙兆起祠堂各如儀式矣公方日
在經筵又充副總裁纂修

世宗皇帝實錄

聖慈憫惻乃復聽暫解所署馳驛護淑人歸更賜金
錢道路過喪兼期供職乃六月晦抵家厝于正寢卜
是年八月十九日葬長清之鳳凰山太淑人墓側云
余曰淑人之榮寵所得於

上何曲以備乎信乎濟南父老皆謂尹恭簡夫人以
來未之有此也方淑人兄事公者三年而稱冢婦刑
手友于無相賈焉而太淑人身女畜之念奉質共修
之義恩結於心卽不能輒爲公置妾鬱鬱令矢志乃
淑人勸日益力蓋自奉使歸濟南時年三十二而輒
爲公置妾矣旣生子又輒爲乳哺不知其非所出也
人亦不知其所出嗚呼公自以太淑人遺孤所夙夜
慮者後爲大耳淑人旣貴正不難於樛木之風斯公
所繇委蛇於羔羊之節而精意啓沃無貳命也不然
入則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

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乃退食自
公不忘夙夜所爲慮於太淑人者以奪於黽勉自效

淑人與有譏矣狀安得謂內有益友焉惟是
上所降諭祭文固曰胡良臣眷懷方切而女士哀訃
忽聞君之於臣分其大哉惟是淑人國猶賴之豈爲
幸乎而榮寵得諸
上者不一而足也淑人少食貧梁肉粗糲而綺縞疏
布旣貴安焉至周困窮見唯爲惠卽傾篋筭無厭色
必先宗人次太淑人外家次諸翟以爲差自稱冢婦
至有母道一視太淑人家法動則曰吾聞之先姑蓋
四十年相承唯一德太淑人片帛寸縷必組紉就業
淑人躬秉刀尺稱御之量太淑人比歲寢疾恭人夙
夜祝北斗自代啖茹衣單三歷寒暑朝夕上執饋數
進必鮮下至厠禴浣濯不以委諸婢
制有曰茂昭孝敬存于勤儉茲其槩已余旣已爲贈
公太淑人志銘不忘先役今重得以具列如此贈侍
郎公諱某太淑人姓郭氏侍郎公名某淑人生四子
八女今惟一女存適陝西布政司叅議張嵐次子郡
學生志庶子二女三人今存者子一曰誥未聘女一
許聘戶部郎中劉宗岱子某先是所立宗人子聯以
其父母無別子求去厚遣之逾年而誥生公自以淑
人若將不更置繼室者又所營壙兆本

上特典非

旨不得擅啓非封三品不得入也卽百歲後葬其所出者異曠同兆矣是又何自榮寵淑人篤以遠也寧能知百歲而後誥輩所封其自出乎且何遠自三品之凡以淑人乎乃爲銘銘曰

于以其偶相夫則友于以其婦齊姑則母堂上兼女以觀人能產無常乳厥宗嗣興壺政孔從帷幄斯藉聖聽孔容啓沃斯迓特頒卹典躋禮充恩寧諭令甲大誼是存

帝眷良臣錫稱曰士以承諭祭旣多受祉司空致役

有壻擊如

天子命我於焉令居

明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趙公玉之女也旣聘于潘屬翁鐸疾草暫詣視鬻藥不起輒留事承德君時年十有五歲耳蓋諸嫂不敢以其少易之承德君等報 府爲 王中使收租東阿陽穀間出者率半歲太安人奉姑李卽無不如承德君在母前李遇之輒異於諸婦蓋三十年生三子子雨邯鄲令子震邑諸生子霓行人戶部員外郎承德君出者率半歲卽三子又無不以事父

者併事太安人蓋五十年歲己未以戶部君封太安人壬辰邯鄲君迎養邑中明年戶部君左遷汝州走邯鄲道謁太安人而太安人某月日卒矣汝州君復走邯鄲道與邯鄲君執紼東也余惟太安人爲婦時十有五歲耳又暫詣留猝不及奉無違之訓承德君又季子乃使李無夙夜行役之感是爲倚其子於堂下豈不難哉蓋五十年三子者無不以事承德君者併事母是兼理夫道也人情嚴父而怙愛於母非其道承德君出者率半歲何以使三子有今日又不然豈其備百行集衆美而夫是不宜子是不令以爲太

安人願乎必不能矣據邯鄲君狀太安人性喜施好聞善言叱咤不出於梱正寢之夕大風仆屏匱先是安人見二紫衣女子侍焉意獨奇之矣嘗謁龍值負芻於道莽然荜也田者復用錘於巖間卽蹙額稱曰語固有之墾田及青天斲薪及黃泉其好聞善言如此卽漆室之憂國奚擇哉承德君名相封戶部主事先四年卒檢討殷君有誌太安人生於成化某年三月六日凡七十四歲癸亥八月二十有六日與承德君合葬平山之麓是爲銘銘曰

以其夫子於姑以其子父於夫維茲壙之永圖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墓誌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許公瓊之長女也其先鳳陽人徙長興四世而母方氏生太安人太安人生十歲受劉向列女傳觀古圖畫問知大義遂善繪事其工無二見者謂吳興管夫人以來所未有也嘗曰刺繡制形圖畫制意形致欲實意致欲虛並伎相發若輟若起父益奇之年二十得承德君焉蓋贅壻也猶若不欲遂適之

承德君故儒俠好客日推解不視生產太安人又爲父言大人幸以兒承事徐君卽里中豪不敢藉我家雖日推解好客卽所授室弟子與里中豪獻牛酒爲旦夕費未嘗假許氏一錢徐君丈夫也久之承德君游日益盛生產日益微太安人乃日操作供具以爲常至鬻所圖畫佐緩急而承德君不知其所繇置矣汝寧君於承德君爲季子昵不令就外傳稍長猶自授章句卽惰弗忍問也太安人顧譙讓不少貸汝寧君亦父事太安人每夜呻佔則太安人以機杼相劑膏稱寢汝寧君嘗言比呻佔時聲常若從機杼中出

者汝寧君旣舉進士除刑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君及太安人尋行論淮上丙辰遷郎中充江南治獄使者出便道兩詣太安人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必論誦其爰書狀如目前俯聽仰思各務有一二語自當而後已以自快也汝寧君旣再補郡太安人乃從長興來亡何謂曰我先不至汀州今至汝寧矣誠以郡太守古二千石祿甚厚自吾爲汝家婦魚菽纔自給恐居非命所當託卽不任饗徒以疾爲爾憂若猶是齋厨蕭然在官與在家同也由是爲汝寧者數月而太安人必聞其政以莫不曰循吏云屬內考汝寧君有

所中當左遷解郡歸逡循不欲行者二年太安人乃
曰吾老啖粥耳汝家故有田一壥茗水上何至使王
長君兄弟遺百金裝署曰太安人甘靡之費乎受之
何辭也凡以痛若輩落拓不偶忤俗蒙謗無以洒之
若將挽焉傾身爲之也范孟博何人哉方今

天子聖明正臣當國不乘時自見寃狀而勉圖功名
以自効何以間執慝口令謂無所復之汝寧君乃行
至京師六月改長蘆轉運判官居三月移瑞州府
同知且以補郡而太安人訃至矣嘉靖四十四年九
月二十有一日也距生宏治元年十月五日年七十

有八歲某年月日汝寧君以耐承德君之壙顧渚山
下承德君名東有大節能持論與其家世戚屬並見
宗考功臣誌中汝寧君名中行考功誌稱汀州君誌
曰古賢母性自有之乎抑因其子以立名迹矣汝寧
君再出治獄多所平反然其大者已不得如雋曼倩
之用春秋斷詔獄兩至二千石皆數月罷去其次者
又不得非期自表效崔子真之在五原是可曰吾有
經術家世儒者哉太安人誠以二母自視而計是乎
范母教子屬方捕逮乃曰吾兒得與李杜齊名亦復
何恨語雖怨而不怒然一何決也太安人所云乘時

自見寃狀勉圖功名若曰善惡在我何與於彼云爾
又何辭氣縷縷不忘以望子者望之君父慈而知禮
性自有之矣是爲銘銘曰

豈維夫是躬亦維夫是相豈維子是荷亦維子是儀
豈維勞斯厚生困斯令名亦維逸斯敗營捷斯蹟成
何有何亡義乃服屢進屢退道乃復卓彼明淑於焉
貽穀

明故封孺人賈母魏氏墓誌銘

余爲郎蓋與孺人仲子衡同舍故得聞孺人孺人生
十歲處士君於御史君有貺命矣逾年而孺人不幸

瞽處士君且將篚采返焉御史君爲父封君言彼初
固願有家也封君諱贇孺人卒歸御史君曰從容請
御史君置妾御史君又固不可時戶部君爲御史君
兄方置妾京師孺人則復力請御史君復固不可
也御史君在

武皇帝時九江盜起身攬轡往破之乾清宮災奉
詔言退小人數事守北地又忤

武皇帝中貴人而車駕遂不幸北地語在呂太史栲
中孺人一處士女又瞽卒使固不置妾是自孺人
賢矣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俊孺人王舅也謂御史君

古人所難復歎魏家兒稱爲御史君婦也知言哉孺人雖自曠曠病乎御史君携家人宦游數千里外垂上十載非孺人安得無梱內顧也守準言孺人自鍾美御史君使慮攝一家事諸僕若婢曰獻功孺人前如孺人指嚮往無不當御史君意卽僕若婢或不告孺人行不當御史君意孺人復爲譙責是非如見也御史君疾且草屬衡孺人曰是兒弱冠成名矣索筆書中書進士字簡上授守準守準二十歲果偕計游京師凡五上卒爲進士除主事比部舍中先是孺人夢受金鑪置笥中也寤而生守準蓋夙昔私竒之矣守準每下第來孺人爲曰卽金鑪事不兆可忘而父所授簡上書乎嘉靖丁未就養京師又謂守準今而後汝母可持而所授而父簡上書往地下無憾也日數爲守準道御史君進士時一蒼頭挾鹿盧牀前持騎過故人官長身出刺褰中俸錢嗷嗷不飲酒肉客來僦舍內共持一案飲食朝退卽讀書終日坐何至如今出入列騶從大筵翳道來呵胙篋吏次且顯者門無歲時賀謁轉相主進爲姓名尺籍上使者持之無不如左券家索釀金高會無詘羸稱貸與之如攜取日交錯戶外爲閤者病也銘曰

嗚呼孺人匪德爾娛而家愉愉哉匪嗣爾須而宗訐
訐哉

明孟宜人墓誌銘

余蓋自弱冠與許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宜人適殿
卿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殿卿在郡諸生中又數不第
乃宜人力貧支億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
言也殿卿嘗卒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泣不能寐
宜人勞之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無乃孟母
據機時邪彼方念子自苦也屬長君復啼於襁間索
殿卿甚急宜人諄之曰而父且至爲而懷果飴啖汝

何啼也且勞且詒達旦矣一日大匱太宜人中昃不
能飯宜人乃捐一空篚出易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
問宜人嘗在蓐太宜人躬爲糜至蓐所哺之未竟而
淚下出語人曰安有在蓐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
然爲翦中襦結託市數卵以爲隣媪遺也其所曲事
太宜人者類如此殿卿爲諸生不能具衿鞞率宜人
染緝疏織成之不辯其非衣帛而曳草也殿卿守趙
州有裝橐將寘而去者宜人問焉曰某家金用爲壽
耳因叱之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素謹嚴犯
無不笞掠於庭者蓋憚於殿卿焉後裝橐家伏臯余

實在邢州屬郡推官郝李君聽其獄廩廩於宜人矣
無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寧萬里太宜人宜人爲若朝
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遷德王府右長史歸凡三
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
府勘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橐將寘而勿遣者珠珥
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豈以爲有
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閭萬里矣後殿卿
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
然治家人生產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筭衡量焉太
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

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敕諸
婢妾不絕卽諸婢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
濟南者三年封宜人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
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
云子男一人卽復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
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
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輞孫女朝周末聘女五人一
適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谷
繼宗孫谷某餘未聘殿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朝
列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

日葬于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閭見謂自健也夫自健之譽實近於悍奈何里閭之於宜人見謂自健也夫也夫力貧支憊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宜人信自健困于捐篚翦結而不變于裝橐千金卽不變于裝橐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筴百不失一宜人信自健憚於殿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蓐所而卮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賓及其館于甥於髡髦而脫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

章而譽近於悍又奈里閭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季子朱買臣之取絕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二子之妻無似耳安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土千金叱裝橐唯恐其污己哉何以有功於廉吏也不知其婦視其夫矣何里閭之未有以槩於殿卿哉語曰弓彊于彌衣韌于裏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爲銘銘曰

墓表

攸藏

徐給事中墓表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鄞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殍載道公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大旱用壁天井山龍見于雩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鬱攸出必直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參伍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橐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瀦洩唯時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嵒嵒赫然在睥下輒屬吏某所樹所爲棺葬焉而後去詰朝冢纍纍數十出

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嵒嵒赫然也繇是旁邑之民來歸者蓋數千戶居則募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亡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曰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畱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囚尅期入逮若固在焉性敏捷一經目卽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敝政如匪澣衣之於體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歲歉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取其償又若謂不敢以小民微勞之使神明令有宿

義公卒聽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調恤之美俗云久之徵爲戶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于官父某子克敬世廣信之永豐人鄞人薛長時爲郡諸生嘗館於其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身自出之也零而雨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歉家相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卽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教水戰爲迂而益爲斥守倭安能輒傳城下也鄞之政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于官美先盡矣乎然未有爲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持數者哉

劉處士墓表

處士名紹箕其先崇陽之南谷人五世祖曰榮四者始亡命宜春榮四生祖才復如崇陽居祖才生仲文仲文生宜黃主吉吉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皆用嘗爲縣功曹處士曰趨縣諸兄裝齋之矣嘗爲伯護家宦游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錢而謂伯彼且謂紹箕廉吏弟誦義豈有窮時何更爲治裝中金令越境盡也卽令不與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處士嘗侍疾父鐸所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說也父

海陽集 卷二十三 十一
患苦噤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諸
醫藥試多不驗者處士則從人受禁方截元獫啖之
病旋已也崇陽故無獫乃處士走索獫自禱三日不
得獫剖膚進矣卽三日得獫南谷去縣中可十里所
處士嘗夜爲父往謁醫道遇雨河漲卽馮河水且滅
頂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卒用濟河矣母李且衰
侍鬻耳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再三過獨謂處士
乃數見愈益鮮使母嗜食不爲愛兒所不恤久恩兒
爲也處士爲人在儒俠之間里中少年多時時竊藉
其名以行某欲攘其隣善田卽詳爲隣人券而行錢

處士家願得季布一諾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
我爲卽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其先胼胝闢草
萊且溉且糞沾沾曰甌窶拓之不餘穡力積勞至膏
沃旅亞庠錢鏹計候出傲載如趨仕宦所翹首望納
稼期不啻欲掘苗起婦子時時行籓田畔往來見土
壤愉悅無不視若綺錦惜若肌膂俛有拾仰有取自
讓世世勿離農畝也一旦挾僞券數其齒責收之當
令彼負其耒耜安從適乎先是嫗某亦有田十畝所
屬豪亦欲辟睨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嫗也無取
也乃嫗則持券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夙昔好

堪輿家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冢書肘後爾蓋自食伎
術行道間千里傳楮實不持一錢處士取胡母生子
緡女爲程伯驥妻緡子景韶與余同進士余爲郎復
與同舍比部中自言已三男子矣余謂處士無論與
里閭浮沈卽能趣人之急而脫於阨若排難解紛各
厭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匹婦賂遺不忍以其身爲
溝壑恐彼以我爲非人也得父母而事與不得於父
母孰媮快哉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瓏字聲甫其先真定人元有浙江行省平章政
事者家錢唐今葛嶺相傳馬平章遺址者其故第也
平章生庸守泉州路卒葬西湖卽智果寺東墓也庸
生林紹興路通判成浙江行省斷事 國初改理問
始徙湖州之德清成生震震生禎禎生恒恒生六子
最少景暹配姚氏生二子次卽公公復徙仁和籍焉
蓋馬氏中衰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
盡乃鄉里少年益侮之公謂吾寧雄於都會自見耳
德清豪易與也暨公兄以臬曹掾滿歸邑公則屬產
於兄脫身徙仁和太孺人外家雖仁和然公自以大

海漢集 卷二十三 三
丈夫能廢千金之產能致千金之產者也使籍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手足之謂何而又熾兄以爲利卽依外家何必去德清無何通政君學乃大起公輒不復厚治生顧聘享經師內交諸友行修將幣一聽通政君所爲羔鴈元纁無不腆焉其自奉苟無匱而已嘉靖丁未通政君舉進士選庶吉士則迎公太孺人京師己酉授御史出按山東則以公歸癸丑公封御史甲寅通政君復迎公太孺人京師戊午遷太僕少卿尋改令官庚申復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太孺人卒復以公歸公歸之日不復有心於世矣

謂通政君曰吾再詣京師望宮闕陵寢如在天上以爾韋布之微衰然子大夫後爲王吉士讀書玉堂之署著作館閣旣而冠柱後立西臺持天下風裁攬轡海岱以臨真定得以案章言百姓疾苦激揚部刺史以下郡邑吏命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輔之役譽髦如林俎豆邦畿稱文校藝以慰樂育之心思服自近始一何離也以吾擁乎爾而再詣京師躬饗其盛何必自其身致之始爾爲我約四方諸長者朝夕與游及再詣京師其子各以出補若罷去一時諸長者視昔不能十之三又何論未若爾之有顯庸尋以

海濱集 卷二十三 十三
卿二待年南都用儲大體 國家之寵靈爾者吾所欲豈但金陵之勝哉始吾爲爾行修將幣羔鴈元纁唯腆里閨少年方姍笑我實謂爾於今日有不可知者耳自爾有今日吾豈忘之哉凡七年而公卒丁卯三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有八歲公配卽張太孺人二子長卽通政君三才娶賈氏封孺人次三綱太學生娶陳氏繼娶張氏女一早卒孫男三曰應華亦太學生娶禮部尚書高公儀女曰應策殤通政君出曰耆孫三綱出也孫女四通政君出者適諸生許三經官生高循學三綱出者適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

一曰鳳娥公事兄旣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公尤德之及通政君貴命之曰願爾事伯猶父事姑猶母也初公之伯景昌者以進士爲大理評事謂公曰是當後我評事公沒而族人訟焉公不爲後也族人爭分其財公獨載其主而時祀之以爲常公爲次壻于張其長女贅者輒背去公代爲養而卒葬之其厚倫理篤恩義出于天性類如此至其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利負悼俗之懷抱拯物之具而有不必施焉君子難之矣

表曰今之君子不階先業動廢千金焦勞中興自奉

菲劣腆于脩幣課子起家歷厥華要以守卿貳此方
其三命而於車上儻時也不挾郡邑大夫謬恭以爲
尊重而間執少年姍笑者卽計田宅明積著作爲焦
勞菲劣得志而爲之何所不至矣又不然悼俗之懷
與拯物之具爲郡邑大夫上便宜言行事如蓋公輩
郡邑大夫將請燕閒而不可得躬致千金子孫息之
孰大卿貳乘此不權坐失觀變之術今之君子吾見
亦罕矣而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利乎三游兩都躬
饗其盛爲名高耳今之君子其矯者以小嫌爲解而
辭不就謂可以肺腑相示卒令其子不得承驩顏

安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復有心於世哉有子而
有心於世有子而不復有心於世出處之大誼乎

銘曰平章之胄聞人代興臬曹避役而公是膺脫身
更造載遷武林不階先業積著千金有子納言兆光
潛德踐華據要激揚淑慝三游二京締延長者杖屨
衣冠遙集闕下寵靈王國諸父攸同行脩將幣伊孰
之功旋息里閨世相與忘疏曠自引曰恬是常過響
賜命絕跡偃室蹈則倫理譚則經術悼俗斯深拯物
孔備燕翼用成奚其躬致以貽有穀亦庶敦仁于焉
起家卿貳之臣昔在屬吏忝茲大藩采風故老樹慈

九原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亡妻恭人徐公宣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列校微也
嘉靖歲庚寅以適余衿縞不具明年余補郡諸生有
宅一區太恭人迺遷而翦其餘以糊口者三盡則杯
棬瓠合細靡錠拊鬻諸市朝售焉饗夕售焉餐無常
飽矣恭人佐太恭人賃繡井曰寔然箕帚不滿隅蔭
一壁場一竈歷寒暑者數年無躁容丁酉余旣廩諸
生間恭人嗷嗷猶若不能適晦朔所授弟子束脩以

上上太恭人雖微必劑以復進始余與廬州別駕郭
君爲諸生同筆研嘗過余而止之飯恭人莖簾以爨
也前蕭惟謹郭君察之假擔薪庚子余舉于鄉明年
置妾蔡甲辰第進士恭人隨侍太恭人京邸明年疾
予告隨侍太恭人歸濟南丙午起家復隨侍太恭人
京邸丁未授刑部主事三年封安人尋陞員外郎明
年遷郎中明年復隨侍太恭人歸濟南癸丑出爲順
德府知府恭人自濟南隨侍太恭人之郡余丙辰上
績得封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戊午復疾
投劾歸濟南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太恭人矣越在田

間凡十年隆慶改元

聖天子尊恩遺佚諫議之臣交章大薦海內二十有二人與焉而余以一執臬吏自惟不佞方願與恭人終俱隱之誼乃七月二十四日卒于正寢嗚呼敢狀之長者哉恭人生五十四年乎人樸耳太恭人雖莊臨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踉蹌若失太恭人意憇憇然自訟本辟之而反及之命邪性溺愛必躬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卽食必祝艾家姑舉火乎蓋白首响哺不恤其子之近苦饜而益勸不知其不敢爲餐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闔門與余語妾輩言

事必直致其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督過不少假云嗚呼妻欲惠乎惠斯惠御之孰與置人樸於室之相忘也孟德曜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觀其志七日不答乃出椎布於懷中何其惠也然作使伯鸞偃蹇已甚鴻何能相忘於此卽舉案莫敢仰視猶之儀耳恭人豈獨爲勝邪無乃默默低頭就之乎蓋德曜有愛患之心矣恭人子二人曰駒郡諸生先娶曹氏女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氏女曰采女一人適歲貢生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曰馴妾盧氏出也駒生子二一曰鳳翔聘鄉進士于鯨氏女一曰

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王見賓子衡外孫一人曰
維高采與鳳翔先後殤卜是年十月四日葬郡城西
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兆南若干步

祭文

祭三原王公文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爲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
與爲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
發廩庾不埃報章惻瘵者身蓋已汲長孺之倫以及
拊循東南大水凶歲衆望翕然庶幾賦稅公乃獨持
其義而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乃

關三塘勺陂與繼川不爲珍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
又公之起襄陽也大盜未夷荆棘王師爰獲渠魁高
其巢穴脅從罔治實維龔渤海是儀以至開府滇中
獐獠興亂闔豎作鎮誅求珍玩公乃匪敵是求而貪
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憲斯憚乃沒郭英王敬用竄
奸不至蔓是稱肅僚維周之翰矣林俊下獄於永昌
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廷爭乎極言敢諫之士
秦絃罷斥於安遠侯也則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力挽
其甄淑別慝之風社稷之士知無不言直聲動天下
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爲而不有用舍隨

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爲公秉銓
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志在拔奇舉而能先耿鉅
鹿李襄城張莊簡彭惠安何盱江周太原清節宏猷
惟時之彥豐芑數世之所培植海內善類之所推薦
同陞要地頽俗丕變庶元凱之可逢雖異官而同撰
懼瓦石之相含精題才而不援
帝曰尚書元氣北斗實維阿衡冢茲羣后何必密勿
陟降左右奏爾訐謨無不自牖其知遇以隆其業爲
以久何二三執政而莠言自口豈不仁者之未遠而
孤立之難乎後哉亦惟止競雖人主之近戚而恩有

所不能私亦惟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能
施及至藩郡奉職無狀又未嘗不引咎以爲辭某邦
士是式高山則仰詢諸故舊百蠻是長凡九閱月而
疏二十上鬱鬱重臣不可爲象祇役天官心折前修
簿考中正管彼九流尚論天造而此其好迷番番元
老誰適與謀是故先臣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
雷擊三原輩出忠良外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
佞幸請劍必殛斯其存亡禍福臨乎其前而已凜然
有不可犯之色矣蔡介夫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羣籍
學問益人垂老不寘侍講 經筵體履特異先未有

海漢集 卷二十三
事安生念憶斯其性與天道觀乎其深而已淵然立
時出之地矣而況歷侍五朝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燕
翼八座後進扼腕而言世家美周召於當代謂唐虞
其未遐也

祭韓公邦奇

維公既持丰采亦崇經術大節屹然高名茂實蚤除
銓曹讒殄是墜陟明于朝黜幽于室地震陳言極
時得失乃謫平陽才浮于秩大獄既訊藩王迪吉擢
僉大臬愈多異政鉏疆洗冤浙風用競奏罷四府宦
豎斂手亡何 詔繫不理者口顛沛必仁 皇孚盈

正既歸杜門彌興孝友大同之變畔者什九公叅冀
北叱馭而走談笑賊庭元凶授首反側以安驅此羣
醜是時冀北便宜可否萬夫一身彼其何有雖才應
粹氣亦足徵

帝嘉武功再涉中丞總憲上谷戎狄是膺利用禦虜
則莫敢承改督三晉愈嚴備邊圖上要害于深于堅
兩移亞卿執德罔愆惟允勅法惟明薦賢等以高第
召主南臺掌大司馬軍國是材屢建大議稱是良哉
既乞骸骨著述益精胡天不弔失此老成某仰止匪
今懿厥前修撫填西郊文獻是求徒論出處之大較

而景餘烈以爲休何斯人殄瘁逝者如流也
祭監察御史陶公
克承家學師友孔懷蚤以三載往與計偕射策甲科
官屬司寇乃遷臺中淑問愈茂出視收政無邪者思
君子之馬旣閑且馳有此冀方邦畿千里
帝曰都哉于按斯止大惠乃心達聰闢明耳目是寄
國紀用清夫何惟躬用瘁歿厥王事匪諫靡行天奪
之植豈湮蜚聲錫仲之光持憲于庭譽髦于鄉矣其
在某等永惟不泯愈貞百度才養下吏伊教匪怒莫
不俟其嘉猷入告膏澤薦臻也今能不於邑求言之

朝與望治者之人邪

祭王侍御文

維公法家自至憲體是宜識爰高朗度亦委蛇曷激
易揚具依具違誼之道著時之道微某昔領督學課
藝慶陽公實爲理載錫之光施于陳臬式刑用成我
躬不聞自貽令名 帝旣徵止入補西臺持重者德
應粹者才于浙之役海邦孔懷西蕩巨寇三郡以借
猥予不敏起諸田間載託屬吏臨之則閑及期而代
惠我好音乃埃來賀遂慰遐心前修豈匹大儒是參
爲王誦之云胡則堪豈不篤舊庶新是圖凡霑疏列

敢陷非夫目爲卓越誰適可居不恤有衆厥遇何如
曷私于室而寘于朝宛其逝矣示民不怵大校于館
大錄于曹食少事煩自罔告勞某言恭朝夕傾注良
殷載色載語倏見倏聞其知不二其人則存庶膺遣
奠國士之恩

與殷正夫祭張先生潭文

蓋先生斷斷自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古是常循
循自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吾黨與裁嗚呼世方昌
披誰者章甫衆乃恣睢我焉執矩不知繪事後素赤
丁大人蒙正於聖功覺先於天民如有用者周官以

往惟可語也性命而上龍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
憤自動困不復廢故今猶夢寐其側誦習敬業如楚
在背儋也通家舊好道尊情愛毀齒就外洒掃應對
故今猶務求厥初模範是因壯行未艾嗚呼先生遂
使接跡 朝廷之間以縱觀百官之富而追思乎比
肩函丈之地巋然 宗廟之美獨存愈歎一時身親
受業之人未嘗非齊魯之彥而顧瞻乎合志同方之
士靡然江河之趨莫援龍惟憲之司儋惟詞之垣民
生於三均茲爲義師勞功半益著其恩雖摺紳布列
海內之才未量而逕庭自愛天下之事可論信乎問

爲邦焉入乎其室其名世者出乎其門矣嗚呼哲人
旣萎來者之悲又安能無喟然於君子不匱而逝者
如斯哉

祭外兄郭大器文

於惟茂祖蚤譽孔彰舉橐中路千金者裝守以待客
不取其償是用高誼作賓于鄉齒惟三十庶老鴈行
在昔先君締好不忘實爲館甥克開厥祥矯矯諸父
駢迹宮牆大器迪訓亦旣升堂任俠耿介豪聞一方
博奕是賢修業而息爭道滋恭旣饒用德中歲肯構
恢復愈力比隣宦豎并兼蠶食雖速我訟百折莫抑

其徒造佞詭以爲期躬請其庭輒抗其儀彼乃挾衆
窘辱見持惡聲必反危坐不疑羣小吐剛益穢其辭
務挑厥怒甘心面夷乃嗾交梓體無完肌左右慮變
相顧詢詢計罔所出或誘或恐覲我引謝釋愧買重
罵詈益奮神色益聳思挫一毫等之弗勇曰爾遺孥
禍不旋踵氣盡語絕昇尸而出其訾尚裂其身未屈
名動 藩王治獄私室旣殛仇讐脇從罔逸我則不
訾彼亦是暱可以不寬勿謂非質小懲大誡餘黨自
失古齊烈士崇聲畧實維賓卑聚千載同匹嗚呼哀
哉靈其與悉矣

祭尹商衡文

曰世之論人者無亦僻哉臧否何常顯晦徒跡眩華
狃習有實匪覈爾其情隱可原事微足繹豈無恃良
友之殊知而遂使遺德之蚤斃彼乃輟擊負入充棟
券積佐賄使氣揮金廢籍損賢溺愚脫然若釋營一
意而務就傾干緡以勿惜苟睚眦之與值雖多怨而
放獲締好閎闊聯姻郡伯邦族稱鉅邑豪遊席交不
和衷漠焉楚貊勢重臨而益厲驕微施而廣隙故謔
衆以倨辭呶羣俠而取憚獨義屈於國士而色動乎
偉策雖褐博而抗言亦振衣而引謫此夫亦馭富玩

貴取順辟逆才有所不挫性有所不迫者邪余見其
奉身宴安鳩毒匪阨疾剝及膚蹙不至額置心冥曠
瓠落自斥垂成遽棄中道女畫則已視紛俗如汚己
以生寄爲旅客矣雖稟資之或偏已默合君子之至
適則豈不與彼身爲物累心爲形役戚然若不終日
徨然若不得所索者懸隔乎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